

·者讀的誌雜·誌雜的者讀·

期五第·卷三第

新青年

論國立大學與私立大學 (特稿)
中國官僚資本與國本資本
青年·青年
向社會爭取新聞自由

美國內幕

(書摘全刊)

我看美國
蘇聯書中的美國
上海文化事業的今昔觀 (特稿)
夏令時間的起源
詩經的戀愛篇
西藏男女怎樣戀愛 (特稿)

·欄藝文·
生命快樂
投機主義
兩學者
美遊日記

- 四翼·
- 克歐·
- 海客·
- 文摘·
- 再辰·

前置詞
綽號獨立的人格
有沒有人生觀
用腦與長壽
·轟動印度的奇事·
小女人再世

陳序經 王亞南 郭沫若 大公報
愛倫堡
洪深 大公報 何經恕 竹影譯 吳日強 丁士奇 陳子由 羅萍譯 曹聚仁 馮玉祥

·者愛求的悶苦



前置詞

·張四翼·

改組以後的新政府成立了，據着高物價的漲潮，丁全中國。物價瘋狂的高漲，是最現實不過的問題。全國人民面臨着這個最現實的問題，生存受到了嚴重的威脅。對於改組，黨派紛紛，內戰這些已無及了！

·壇·論·者·讀·

於是米潮發生了，教授為政府不抑物價而發怒了，中下級公務員呼待遇了，上海工人要求解決生活困難。這些表面的現象而外，角落裏還潛伏許多危機：因復員，勝利而招致了失業。小民們生活更受壓迫的喘不過氣來。其好的政府應該使國內安定，讓善良的老百姓起碼的生活維持得下去，我們不奢望富國強兵，提高人民生活水準！用武力造成割據的局面，用槍桿爭取「民主」，這樣的黨派，不是人民所需要的黨派，祇能做官，上了古以後，不能影響政治，不能為民衆謀幸福的黨，也不是人民所信賴的。至於我們的政府，更要有決心，誠意與辦法，來平物價，修內戰，止貪污，迅速救民於水火。我們在這一角落裏辦刊物，沒有別的野心，祇有一度政府的希望：政治進步，人民康樂。如果說我們給一個政府的點，那麼他至少應該做到上舉那幾點，然後給我們帶到科學發達的領域，給我們以免於恐懼之自由的真正民主！在那樣的民主天地中，度着安定和平的生活。

論國立大學與私立大學

陳序經

本刊特稿

好多大學之逐漸改爲國立大學，這是近年來我國大學教育上一種很顯著的趨勢。這種趨勢在我國大學教育的前途上，有何影響，或是否健全，這是一個很值得我們討論的問題，可惜國人之能夠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實在太少。我不揣愚昧，願把個人對於這個問題的見解，略爲解釋，希望引起國人的注意。

從我們的大學教育方面來看，我們除了國立大學之外，還有省立大學，與私立大學。省立大學如以前四川省立大學，安徽省立大學，私立大學可以分爲社會所設立的，與其他的私立大學。前者是由外人創辦，後者乃由國人自立，屬於前者，如燕京、聖約翰、滬江、東吳、金陵、復旦等等。屬於後者，如光華、南開等等。

我們知道，近年來，除了社會所設立的之外，不只有省立大學，已一個一個的改爲國立大學，就是那些國人自辦的私立大學，也改爲國立大學，其實，所謂省立大學，似乎已經絕跡，至於私立大學，如南開大學，復旦大學，也已改爲國立大學。

爲什麼這些省立而尤其是私立的大學，都逐漸的改爲國立呢？照我們的觀察，至少有了三種理由。第一，從一般人看起來，而尤其其是從一些學生們看起來，國立大學是比省立或私立大學，至少在各項上好

得多。從前東南大學改爲江蘇大學的時候，學生就起而反對。其所爭持的名義是江蘇與中央。因爲江蘇這個名詞所代表的意義是一省的，而中央這個名詞所代表的意義是全國性的。所以省立與私立的大學，在名義上，就不像國立的大學說來好聽。

其實，這些理由只是一個表面上的看法，而不一定有了事實的根據。照第一個理由看起來，一個大學的好壞，並不在於名義上是國立或私立。而在於這個大學在學術上是否有較大的貢獻。若說加了國立兩個字，就會變好，那是妄說，牛津與劍橋並不是英國的國立大學，然而這兩個大學不但是英國最好的大學，而且是世界上的很著名的。然而這些大學，也不但是美國的好大學，而也是世界上的著名的大學。所以在牛津劍橋這些著名的人們，都擁護有要求這兩個大學改爲國立大學。而在哈佛、耶魯、芝加哥、哥倫比亞各校教員的意見，並不因爲這些大學，不是國立而覺得不好聽。

第三從一般人看起來，而尤其其是從政府的教育當局看起來，省立大學或私立大學若改爲國立，則在教育行政上，比較容易管理，比地方大學負責人物上的更調，或內部行政機構上的變換，皆可以由教育部直接來指揮，使教育行政上能夠統一。比之於年前，某省立大學因更動校長而發生風潮，省政府與教育當局方面都很受氣，好像不願負起責任去解決風潮，結果是風潮愈來愈大，使學校不得不暫時停課。因而就有人提議，將這個大學，應該改爲國立大學，使這種風潮，不會

再發生，這是一個例子。其實，這些理由只是一個表面上的看法，而不一定有了事實的根據。照第一個理由看起來，一個大學的好壞，並不在於名義上是國立或私立。而在於這個大學在學術上是否有較大的貢獻。若說加了國立兩個字，就會變好，那是妄說，牛津與劍橋並不是英國的國立大學，然而這兩個大學不但是英國最好的大學，而且是世界上的很著名的。然而這些大學，也不但是美國的好大學，而也是世界上的著名的大學。所以在牛津劍橋這些著名的人們，都擁護有要求這兩個大學改爲國立大學。而在哈佛、耶魯、芝加哥、哥倫比亞各校教員的意見，並不因爲這些大學，不是國立而覺得不好聽。

蘇聯的兒童必須受七年的強迫教育，是根據共產主義的解釋的。教科書上的美國是這樣的：——美國是一個龐大而富庶的國家，但這個國家却掌握在一小羣百萬富翁的手裏。他們都是靠本主義工業托辣斯——如煤、油、銅等托辣斯——的首領。他們手裏有幾萬萬甚至幾十萬萬塊錢。這些百萬富翁生活奢侈，儘量榨取勞工血汗。工人每天作九小時，十小時美國工人的活生比歐洲工人更緊張，所以一到四十五歲，工人便失去健康，變成了一個老頭。

締造獨立自由的人格

抗戰勝利以來，我覺得最大的看報。

損失，就是我國的報章雜誌，久已不見人格這兩個字了。光是說人物兩個字，本來也毫無妨礙。比如人格原有所謂正直的人物，高尚的人物，偉大的人物，好的人物與壞的人物等等的說法。——悲哀的就是不替人格，總而言之根本就連人格兩個字，業已好久不見了！

每天打開報紙一看，頭條二條三條四條……的標題，都是說某某人上告了，某人做官了，某城又會克復了！某種條例又修改了！某種法令業正式公佈了！竟連書市無關也多是說物價又告高漲！某某不幸身亡，某某服毒自盡！某某刑死於大獄了，竟有說某人領導自由的人格。

這分：歸來！締造這一個獨立自由的人格。

原來是獨立自由的，人格就是獨立自由的，但到是確有其事的。

蘇聯的書中

蘇聯小學的歷史和地理教科書的編輯方針完全是按照共產主義的解釋的。教科書上的美國是這樣的：——美國是一個龐大而富庶的國家，但這個國家却掌握在一小羣百萬富翁的手裏。他們都是靠本主義工業托辣斯——如煤、油、銅等托辣斯——的首領。他們手裏有幾萬萬甚至幾十萬萬塊錢。這些百萬富翁生活奢侈，儘量榨取勞工血汗。工人每天作九小時，十小時美國工人的活生比歐洲工人更緊張，所以一到四十五歲，工人便失去健康，變成了一個老頭。

美國是一個大城，市中心都是百萬富翁的摩天樓，郊外則是，污穢的貧民窟。生活費用異常的高，尤其是現在，那個大城市有三十分之一的人，失業，得不到市面需要之糧食。（大公報）

外。愛爾蘭，明與，維支壁，比米，村平根，弗米堡，海台尼，耶拿於基遜，漢堡，負託託克等，乃屬於八個不同的聯邦政府。

總而言之，好的大學固不一定必是公立或私立的大學。只要大學辦得好，國立或私立是無關重要的，假使只圖了國立的名義，而不顧及大學本身的好壞，就是改為國立，也不見得有何榮譽，假使大學是好的，那麼這個大學就是私立的，則其私立的名義，也沒有改為國立的必要，所謂國立或私立或私立等等名稱，只是大學的分類上的一種權宜的辦法，故大學的好壞，或是本身上以及其學術上的地位，是有關係的。

從第二理由看起來，我們以為一個大學無論是國立或私立，在其目的上，都是為國家提倡學術，與教育人才，私立大學在這方面對於國家的貢獻，既未必就比較國立大學為少，那麼從政府的立場來看，凡是成績優良的大學，應該加以鼓勵，加以補助，使其能夠充分的發展。而對於腐敗不善的，應該加以取締，以免化了有用的金錢，去維持這些有名無實的大學。就這一個觀點來看國立大學的經費，固然也是由政府去給與，私立大學，有了經費的困難，政府也應當予以補助。以常理言，所謂國立大學經費既由政府給與，主持這種大學的人們，對於經費既無須籌備，對於提倡學術與教育人才上，應當有了較大的貢獻，反過來看，主持私立大學的人們，花了不少的精力時間去籌措經費，在這種情況之下，而欲與國立大學並駕齊驅，那是一件很

不容易的事，然而照事實來看，在美國的一些私立大學，比之好多政府——州政府——所設立的大學，還好多。就以我國現有的大學而言，國立大學既非個個都好，而私立大學，也未必個個都壞。

因此之故，我們以為一些成績優良的私立大學，在經費困難的時候，而尤其是在經過了八年的困難之後，私立大學在被毀或被迫他運而特別需要經費上的補助的時候，政府應該給與特別的補助。若說凡大學之得了政府的補助的，就非改為國立不可，那也就無異等於說，私立大學是為私人的利益而設立，而非為國家提倡學術與教育人才，這種看法，不只會使一般熱心辦理教育的人們失望，而也失了國家發展教育的目的。這是從政府的立場來看。若從民衆的方面來看，今日之中國，雖是一個窮國家，然而若說整個國家不能維持幾個好的私立大學，這也是我國國民的一種恥辱。上面所說的英美兩國的一私立大學，主要經費是由其國裏面的一般民衆去捐助的。就以我國來說，有好些私立大學也是多由於私人幫忙。若說今後都完全由政府去幫忙，那就是表示我們的國民，太不爭氣了。

從第二個理由來看，若說大學改為國立，在教育行政上易於管理，這也未必是對的。大學是研究智識的機關，在原則上要想大學在學術上能夠充分的發展，對於大學的研究工作，固要給予充分的自由發展的機會，對於大學的行政方面，也應該給予充分的自由調整的機會。主持大學行政的人們，若完全不能自由去改善學校的行政機

構，不只學校本身不會發展，就是在整個教育制度上，也不會有所改善。至於研究工作之需要充分的自由發展的機會，更不待言，學術的發展，有賴於自由發表意見，自由參加討論。能夠這樣的作去，纔能發明新學理，新事物，所以教育當局，對於大學的行政的工作，固不應處處加以干涉，而對於研究的工作，更不應加以管理。

然而教育當局在近年以來，對於大學的行政與研究及教育方面的管理，可以說無微不至。院系的編制，無一不使大學的教育成為機械化，根本上，這是反了大學教育的目的。因為國立大學是直接的受了新教部的管理，所以校長，教務長，訓導長，總務長，以至師範學院院長，都由教育部委任或簡定，因而大學的本身的行政與研究的工作，往往也免不了因教育行政的人事的更動，而有所影響，這是一般主張大學改為國立的人們，所要特別加以注意的。

上面是指出大學之逐漸改為國立的理由之不充足，此外我們以為此個私立或國立的大學，都必有特殊的地位，特殊的貢獻，假使改為國立，只是名義上的更換，則這種變換沒有什麼意義的。假使這種更換，是名義上的更換，那麼這種更換，結是必使這些私立的大學的特殊的地方與特殊的貢獻，逐漸消滅或大受影響。

抱負，也必有其特點。這種大學，若改為國立，不只是影響到大學的特點，而且容易消滅了這些特殊的個性與才幹。

我們不要忘記教育當局不是萬能的，國立大學既直接受了教育部的管理，教育當局對於各大學的特殊的地方與特殊的貢獻，未必能夠處處顧及，而部令的頒布又往往過於標準化，劃一化，結果不但會使各大學逐漸趨於機械化，而且往往使其內部的發生有了很大的障礙。何況部長的更換，不對於大學的校長以及教職員有所波動，就是對於大學教育的政策上，也有所影響，學工的人，若作了部長，很容易偏重於工科，學過文科的人，若作了部長也又偏重於文科。這種因人施政的弊病，在我國目前的情形之下，最易發生，而在未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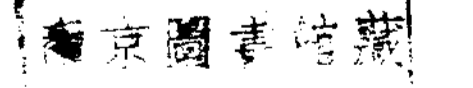
上軌道的大學裏，也最易受其影響。總而言之，近年以來，國立的大学雖愈來愈多，可是未必個個都好。除了教會所創辦的大學之外，國人自辦的私立大學已是寥寥無幾，經過了八年的抗戰，好多國立大學固是不易發展，而這些寥寥無幾的私立大學，更不容易支持，現在抗戰勝利，大學教育復興的呼聲正高的時候，政府對於國立的大學固要負起責任，使其能夠充分的發展，而對於私立的大學也要特別加以補助。因為從國家的立場來說，無論是國立的大學，或是私立的大學，同樣的為國家提倡學術，同樣的為國家培育人才，好的私立大學固不一定改為國立，壞的國立大學，即使政府化了不小的金錢，去維持其存在，也未必對於國家有所裨益。(本刊特稿)

用腦與長壽

德國腦研究所的奧斯加特和四席爾，佛伽特長博士在給英國的科學雜誌「自然」的一封信中說：「如果我們讓我們的腦怠惰，我們便是在自掘墳墓。」據他們解釋：腦內有幾種類型的細胞，各負責體內一定的活動。它們合起來就是一個最高統帥部的作用，使身體動作靈敏而有效能。當我們在三歲的時候，我們已經得到我們腦細胞的終生定分；它們不能自己再生長。在孩童時期得到的原始細胞，必須進行指揮思想、行動、消化、生長、以及所有其他生活體內複雜程序的工作。如果一個細胞死了，我們便永遠失去了它，沒有來代替它的。如果只有少數死去，在我們的人格或身體上還可以沒有顯著的影響。但是如果整塊死去，那時我們的某些部份便停止作用，因此，如果控制右足的神經中樞死去，則右足癱瘓。

兩位佛伽特博士說，長壽的祕密，在給予腦細胞以夠多的工作做以加強它們。它們歡喜活動，而在熱烈的思考上發奮與旺。如果你們從數百萬的神經細胞接受到刺激，它們便保持最優美的狀態，而你們便可以繼續生活一個遠超過七十年的有用的生命。

在另一方面，如果你們過着生而鮮被刺激，則腦細胞將活動不起。由於一直的阻撓，它們由衰弱而老，便加速你的死亡(艾維)



京圖書館藏

向社會爭新聞自由

近來各地發生打報館事件。這等事件，在紛亂而缺乏自由的中國，是常見的。但此風萬不可長，否則中國一點幼弱可憐的新聞事業，勢難生存，人民也將受其害了。

按自一月抄迄今，有消息可稽的，全國被打報館已達九家。出事地點，近在蘇州無錫，遠如長春。南至福建，西至成都，中有武漢。不幸事件是全國性的，表面看，原因都是些蘇大的事，可謂偶然之禍。惟同類事端，四散連綿發生，這就特別不幸了。可注意的有幾點：

(一)被打的報館九家，其中有七家是民營的。民營報館也自由空氣多些，刊載新聞的尺度稍寬。編者偶爾疏忽，或暴露黑暗的眼睛大了一點；則災禍踵至，防不勝防。一般民營報館，多數是資本不厚，經濟困難，其經濟方針，天然要忠實記載，勇敢發言，始克維持生存。這固不待言，又無形中成了易受攻擊而難克服的弱點。(二)打報館的人，在十二起事件中，有五起是學生；其餘四起，二起軍人，二起暴徒。自稱民衆的「暴徒」，嗚呼而來，一哄而散，是無以稽考的。至於學生警察軍人，有顯明的對象，是非曲直是可算的，也應該辯個明白。(三)打報館理由，在九起中，五起爲了一則本報新聞，三起爲了刊列一般文字，一起爲了一篇通訊中的一句話。直接行動的搗毀，所加於新聞自由的威脅，而新聞至聖刊列文字，極其廣泛。(四)每次行動都採取了羣衆形式，來勢洶洶，毀物甚至傷人。報館損失

以下就這些事實論之：

中國傳統的談話道德，是深惡痛絕。我們相信忠實報人也願如此，但這是報紙的一面，不是全部。一張完善的報紙，就新聞說，要有與事實相符合的報導；言論文章，也要有與事實相符合的論調。報紙的天職如此，人民要求更如此。須知報紙不是教科書，它所記載的是新聞，是最新的歷史。作史有史德，記者也要有記者的道德與骨氣。其

立言應公允。當時當地的公是非，不能不爲之披露，社會對於站在正義立場的報紙，如不予以愛護，則正義亡，我們這話不是說，打報館都有理，新聞都正確，文章都妥貼無訛。這在任何報館都不到的。新聞錯誤或有之，立論失當或有之，但錯誤可以更正，失當可以糾正。若是無意或疏忽，宜加寬宥；即是有意的過錯，最後也還有法律在，大可對簿公堂，何必動武？

第二，就打報館的人論，更令人無眼傷心。學生在受教育中，有智識，應該講理。他們懂得自由，了解新聞，爲什麼衝動到那個樣子了，不能不爲之披露，社會對於站在正義立場的報紙，如不予以愛護，則正義亡，我們這話不是說，打報館都有理，新聞都正確，文章都妥貼無訛。這在任何報館都不到的。新聞錯誤或有之，立論失當或有之，但錯誤可以更正，失當可以糾正。若是無意或疏忽，宜加寬宥；即是有意的過錯，最後也還有法律在，大可對簿公堂，何必動武？

第三，對受損害的報館，我們十分同情，於此種環境中，新聞自由是要爭取的，此時此際特別需要我們去爭取，這些災禍對我們是一個教訓。受冤受辱，我們應向社會，向法律，向政府控訴。希望各地治安當局，今後要防範未然，每日無新聞檢查，我們自己得負法律及道德責任，爲新聞自由而繼續奮鬥，向社會爭取新聞自由！

(上海大公報)

轟動印度的奇事

再世的小女人

雨辰

談前生之事，歷歷如繪，經實地調查，若合符節

印度德里地方，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二日，生了一個女孩，名叫香蒂。她自小就是一個多夢想的小孩，消魂而多愁容。她時常提起關於前世的回憶，歷歷如繪，頗爲怪異。因此，他的父母便很爲關心。印度人是相信投胎之說的。聽見她這樣說，便想查查她的確是前生之事。但是直們又深信，一個小孩子如果會說出前生之事，必是鬼魂附身中這天折。

她也會敘述在麥曲拉時的生活是如何情形。這地方離德里很遠，她從未去過。她且說她的丈夫名叫風培。這一件不可思議的事給甘地的手下要員科布泰知道，便特地組織一個委員會，詳細調查。他們果查出，在麥曲拉地方確有一人名叫風培，因此決定把這女孩子帶去，想查查這事的真假。

到了麥曲拉，離了火車，香蒂便很熱心，一人走在前頭，直奔她「丈夫」的家。她也很詳細地敘述前世的麥曲拉進詳廟，說得很對，絕無錯誤。她看見了風培，立刻認他，與他談起從前婚後的生活。風培是一個布商，在一九二五年十月四日，他的妻子爲了生產而殞命，死時年正二十三歲，留下一個小兒子。他現在聽了她的話，就證實她的說話聲調像已死的前妻。

她遇見自己現生的兒子，很親熱的把他擁抱，十足顯示母愛，雖然二人年紀相仿，而且她比他她的「兒子」小一歲，她也在眾人羣內認出從前的父母。真令人驚異不止。衆人看了這種情形，便留她住在那裏。

但是，果如傳說一樣的準確，過不了幾月，她與她的兒子都相繼死亡。她年十二歲，兒子却已十三歲了。

這一段神話，簡直不可思議；但一本外國的雜誌上這是這麼的記載着，似乎疑問；姑妄述之，聊充讀者談資而已。

(東南日報「大部會」)

有沒有人生觀？

請問：敬愛的讀者諸君，有沒有人生觀？

有的；爲着國家，民族，社會。其實這樣說並沒有錯誤。人生在世，還不是爲着國家，民族，社會？

名嗎？錯了，好了就說：世人那曉得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來將相今何在？黃土堆裏了！

利嗎？請了，好了就說：世人那曉得仙好，唯有金錢忘不了，在生刻刻都嫌少；及到多時眼閉了！

愛情嗎？錯了，好了就說：世人那曉得仙好，唯有嬌妻忘不了，在生日日談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

兒女行孝嗎？錯了，好了就說：世人那曉得仙好，唯有兒孫忘不了，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兒孫還見了！

這還是十八世紀時候的說法。那個時候的中國人，就如此這般，現在，當然更不相同了。是不是？讀者諸君？

(海客)

中國官僚資本與國家資本

王亞南

在中國目前，正存在着兩種非常矛盾的關係：一方面，官僚資本儘管在野上下層不絕口；另一方面，官僚資本自身，卻還在繼續擴大中，而不少放官官僚資本誤導民的人，自己還在行所無事，唯恐不得愛官官僚資本家，並多方設法擴進官僚資本家陣營。造成這種矛盾現象的最大原因之一，就是對於官僚資本本身，它的性質與範圍，一般人都不大十分弄得清楚，以致把我們的官僚資本，與今日盛行於西歐各國的所謂國家資本，混為一談。結果，國家資本就變成了「逃罪」的口實，許多攻擊官僚資本最力的人，其所以自己也拼命擴進官僚資本的陣營，至少他們在表面上，總以為他們自己所從事的是經濟活動，不是作用為官僚資本，而是作用為國家資本。反之，對於他們所咒罵的對象，則又以爲正因為那不是作用為國家資本，而是作用為官僚資本。

一 國家資本一詞，在現代西歐的社會，大體是表現爲兩個不同的現實形態。那種不同，不是由於資本種類，不是由於資本的自然屬性，而是由於資本的社會屬性，換言之，在不同的生產關係下，同一國家資本，是會具有不同的社會性的。

比如，在今日蘇聯這種社會經濟形態下，個人的財產，或屬於私人自用的財產，雖然還允許存在，但私人資本，即私人利用來剝削他人勞動的生產手段的私有，却是絕對被禁止的。因此，在蘇聯的經濟學中，「資本」這一名稱，已經具有極其不同的概念。我們儘可以較含混一點，把它全社會用以維持生產的再生產的資財，稱爲「社會主義的社會資本」，（那是完全屬於社會全體人民共有的社會資本，與我們通常把存在於社會中的個別私人資本，混稱爲「社會上的資本」的意義不同）；而把這所謂「社會資本」的局限（只限於蘇聯社會的社會資本），即在蘇聯與其他國家都存在的關係上，把它全社會或全國的資本，稱之爲「國家資本」。我們由此可以看出，在蘇聯那種社會生產關係下，國家資本是絕對的，它是資本一般，是資本全體，即除了這種資本形態之外，再沒有其他任何資本形態存在。既然是不允許任何其他資本形態存在，掌握政治權力的人，運用權勢來假公濟私，來擴大其個人經濟權益的可能性也自無從存在。

可是，在另一社會生產關係下，即在資本主義社會關係下，就大不相同了。我們知道，許多國家私有的財產的現代國家，都有某種程度的國家財產或國家資本存在。因此，許多國家的財政預算中，經常就有一項國家事業特別收入列在裏面。我們這裏且不必進一步去分析這種國家與經濟關係的本質關係，就以上述，在這種國家的國家資本，顯然僅只是存在於私人資本的孔隙中；那有時是當作私人資本社會的「點綴品」看，而一般則是當作私人資本社會的「便利品」看。因爲根據私經濟或私人資本的權威發言者亞丹斯密所說，如像交通土木公程一類社會事業，對於私人資本活動，極爲必要，但由私人經營，百弊不一而足，或者足使資本額的聚集，不易期之於私人的場合，則由國家承擔起來，結局，這種性質的國家資本，就從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當時，即爲了便利或配合一般私人資本的發展，而與私人資本並存着。從這裏，我們顯然可以看出，這種形態的國家資本，與蘇聯的國家資本比較起來，那不過是表演着一種附屬的階級的作用。在資本主義社會的私人資本，即使不是資本一般，却無疑是資本主義。從而，在私人資本與國家資本之間，便存在着「一個可以「相通」，可以「轉化」，或者可以「假公濟私」的可能空隙。不過，這種「空隙」，在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過程中，是有着極其不同的限度的。

在資本主義的幼年期，即在私人資本開始形成的時期，政治上還是表現着專制主義的，官僚主義的，封建主義的混合的形態。因而，「採取專制，欺詐讓渡土地，盜掠共有地，掠奪封建土地民族所有地，把它在無所顧忌的恐怖主義下，轉化爲近代私有財產」，就可有所無事地照着舊例作去了。而在動盪方面，「以國民名義爲裝飾的大銀行，在出生之始，即不列是一個私人按機器的公司，它站在政府方面，藉着政府給予它的特權，而取得以資資與政府的地位」，而它由此又是國債的債權者了。「國債的債權者，實並不會拿出什麼價值的債權者，實並不會拿出什麼易轉移的公債券了。這種公債券在官的手中，和同類債券有相同的作用。由是產生了一個無所事事，貪利者階級」（以上均見郭王譯「資本論」原始卷第三章）。再往前去，私人資本逐漸在社會取得了優勢，私人資本所有者階級，早已爲了保障他們既經取得了的資本權，強烈要求一種更適合他們權益的政治形態；他們儘管是利用政治特權而取來的，却不願他人亦利用政治特權再胡亂奪去。「侯之門，仁義存」，明辯權利義務，明辨筆已權界的法治精神被強調和遵守了。

資本主義經濟在適合它的政治制度的保障下，得到發育發展之後，國家的全部權力，都該當作全體資本家階級共同享有，共同運用的東西。當私人資本發展的前途顯得非常光明，其機會又非常之多的時候，一方面，在國家名義下從事的經營，已經會相對的變得極不重要，或極爲有限；另一方面，政治權勢者利用職權來擴大其私人資本，不但漸成不可能，且漸成爲不必了。所以，在典型資本主義制度之下，「官僚政治」這一時期，即使不時有人運用以攻擊政府，但與其初期形勢比較起來，幾乎是另一意義的東西，也就因此之故，「官僚資本」在資本主義經濟這一階段，幾乎是不大有人談到的名詞。

可是，當這典型的自由——個人主義經濟發展到轉形階段，國家逐漸伸張其干涉統制的行動了。這一方面看來，彷彿是政治上的大物，逐漸對經濟的發言權支配權增大了，但從另一方面看來，却又表示是經濟上的人物，逐漸對政治的發言權和支配權增大了。

簡單的分析這內情，即是：適應自由經濟的政治形態，就是所謂議會政治或者政黨政治。因爲這種政治形態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產物，又因爲資本主義在它最初發生的過程中，就已經包含着內在矛盾，包含着對立物——勞動者階級在裏面，它向前發展，這對立物也跟着發展，從而，本來是便利資本主義經濟的議會政治，就因爲勞動階級勢力增大，勞動者階級在議會中的勢力增大，而變成了不適於或妨礙資本主義經濟秩序的東西。結局，與勞動者階級在對立地位的資本家階級，就要求修正或根本否定這原來爲他們在上一發展階段所多方促其實現的政治形態。至若爲什麼有的國家根本否定這種政治形態，有的國家却又以修正這種政治形態爲滿足呢？那實無關於它們政治經濟勢力的態度，是激烈還是和緩的問題，而成本是關係影響或左右他們那種態度的不同經濟條件的問題。大約從起資本國家在企業組織上，一開始，就必需而且可能採行比較集中，比較高度有機化的形態。其所以如此，乃因非如此，不足以在商品市場上與先進資本國家相競爭；其所以可能，乃因它得利用先進資本國家的經驗和技術條件。可是，適應着這種企業組織，它們的象

動。只要他還是青年，一旦覺悟了，而主動地把那汚染掃掉，

「浪子 回一片寶」，這不是在我們民間誰也知道的一句

至理名言嗎？青年們是始終有夢的，誰也不能對他們絕望，他

們自己也無須絕望。他們自己就是大家的希望。

真是令人絕望的，倒不是那死不覺悟，或為自私自利而明知

故犯的那些吸血性成的老年鬼。作惡，騙人，奴化青年，屠殺

青年，已經成爲了他們的第二天性。那種人便是青年的死對頭

，那倒不僅僅是百腦，而是人類的痛。有了痛的感覺而要求治

療，這不是青年的權利嗎？

在今天這種延宕的這樣局勢下，真真是難乎其爲青年了。

但青年們，他們是白會開出一條生路來的。他們自己就是一條

生路。

他們是智者，勇者，仁者。他們本身就是瀰漫於全世界全

中國的民主潮流的動機，並不是誰在鼓勵他們，而是他們在鼓

動着進化。他們自己就是進化。

進化的潮流是誰也不能阻止的。青年們朝自己的目標，

自會不斷的勇猛向前；即使暫時遭了阻礙，而不免迂迴停滯，

但經過了那一時候的沈默，終也會勇猛向前。即使有些分子被

捲入了迴流而倒退，他們也會經過幾個週旋之後而勇猛向前的

犧牲，而他自己抱上一顆將投出的手榴彈而向歸於盡了。

請看××死難的××罷！爲了民主，爲了減少同學們的

犧牲，而他自己抱上一顆將投出的手榴彈而向歸於盡了。

我們聽見孔夫子說過「殺身成仁」的話，但不曾看見孔夫

子「成仁」。我們也聽見孟夫子說過「捨生取義」的話，但不

曾看見孟夫子「捨生」。

釋迦牟尼有「以身飼虎」的慈悲，但釋迦牟尼並不會「以

身飼虎」。耶穌基督有代人贖罪的博愛，而他的釘上十字架還

是出於被動。

××並不是教主，他是一位青年，一位僅僅二十五歲的青

年，但他的的確確地做到了「以身飼虎」！主動地「以身飼

虎」！

我有一個最大的希望可以在這兒陳述。今天的老年們應該

虔誠懺悔，努力向青年學習，拿出自己的真心來盡保護青年的

責任。跟得已夠深重了！

中國將會靠着下一代的青年而得救！ (文匯報)

我們太不行，沒有把中國搞得更好一點，反

而攪的更壞。使後一代的青年這樣受苦，受難。

我們誰還有資格大着面孔向青年們訓話？

在最悶熱的

一天，壁爐

內還生着火

，流汗的人

坐着吃冰。

老的地方叫做新英格蘭。在美國一

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年青的。但

是在新英格蘭，十七世紀與十八世

紀是建築的房舍却依然被保存在法

國住宅區內。這一類的房屋在歐洲

是遍地皆是，即使是最辛動的遊覽

旅客也不會去注意到它們。但是新

奧倫斯「古住宅區」却像是「雙

貝」古城——一個巡禮者的真正中

心。幾乎在每所房子裏都有一家古

董閣或一打古式古香的家。我在

最悶熱的一天到新奧倫斯，而在一

個過去了的時代的氣氛。流着

汗的美國人坐在爐火傍邊喝冰水；

他們想在一轉「古老」的房子裏消

磨幾分鐘。要了美英人，一個人

必須記得這個國家的年紀。

這裏的人民對勞動來動

去。如果他们坐在房裏，

他們便時時跳起來換位

；他們迅速地從這個城移

到那個城，從這個州移到

他出生地方的人當怪物。

美國人

有好些地

方是相當

孩子氣的

不造作；

他們坦白

，好奇，

和吵鬧。

美國最古

老的地方叫做新英格蘭。在美國一

切都是新的！一切都是年青的。但

是在新英格蘭，十七世紀與十八世

紀是建築的房舍却依然被保存在法

國住宅區內。這一類的房屋在歐洲

是遍地皆是，即使是最辛動的遊覽

旅客也不會去注意到它們。但是新

奧倫斯「古住宅區」却像是「雙

貝」古城——一個巡禮者的真正中

心。幾乎在每所房子裏都有一家古

董閣或一打古式古香的家。我在

最悶熱的一天到新奧倫斯，而在一

個過去了的時代的氣氛。流着

汗的美國人坐在爐火傍邊喝冰水；

他們想在一轉「古老」的房子裏消

磨幾分鐘。要了美英人，一個人

必須記得這個國家的年紀。

這裏的人民對勞動來動

去。如果他们坐在房裏，

他們便時時跳起來換位

；他們迅速地從這個城移

到那個城，從這個州移到

他出生地方的人當怪物。

一般美國人的性格與生活習慣

是英國人的性格與生活習慣的顯

顯沒有的對比。英國人大都彬彬有

禮，冷靜；他愛在他祖父的家裏過

他的一生；定製服裝的時候，總愛

挑選頭等品質的衣料，雖不希望這

套衣服可以一直穿到死，却至少希

望可以穿到第二次大戰的時候。美

國人祇喜歡穿新衣服。好容易把他

住的公寓房間佈置得像个樣子，他

又開始尋覓新居準備搬家了。美國

人從不向裁縫定製一套衣服；爲什

麼他要定製呢？住在何一家補子裏

，他都可以找到一套便宜合身的服

裝；他可以買來穿一陣子，然後把

它丟掉。他會買一件不備得一洗的

襯衫。他會買古老的寶石，但却愛

帶時鮮的銀帶——以及吵鬧。

美國的歷史的確是一部新的歷

史。我可以順便提一提，美國學校

兒童所讀的歷史却各州不同。在北

美，南方人被稱爲「奴隸制度的保

衛者」，而在南方，北方人則被稱

爲「壓迫者」。在這裏，爭執的問

題常常隱藏着歷史的感情。對於一

般美國人，日報與晚報

之間所經過的時間就像

是一整個世紀；他從不

在晚上去想到究竟早上

有什麼事擾亂過他。一

位太太曾對我說：「不

要看這本小說。它不是

新的；是兩年前出版的

的。」

紐約一個活受罪的

鄉仙的

我到過好幾十個美國城

市，它們都是無法加以區

別的。每個城市都有一個

「正街」——主要的街道

，街上都有幾家時裝店

，一家電影院，以及各種

與口可樂的販賣廣告標

記。還有一個美國人能辨

從照片上分別出這一個城

市的正街和其他另一百個

城市中的一個城市的正街

。自然，紐約有它自己的

不同格調，但是美國人當時常理想

說「紐約不是美國。」在伯明漢或

聖魯易士的居民看來，巨大的紐約

具有許多不同的人種，正像一個自

由思想者的外表所驚動。訪問者常

被紐約的外表所驚動。有名的建築

家雷，柯布西爾這個城市爲「一個

活受罪的仙鄉。」在我看來，它已

經是個兒地真上去，變成了一座

高大的鋼骨水泥的森林。到晚上它

好像上面有點着燈的房層山脈。

它是五彩繽紛、吵鬧、和令人疲乏

的。它包含着好幾十個分層的鎮市

——黑人的、猶太人的、意大利人

的、德國人以及其他種的。在唐

人街裏，理髮師在他們的告版上掃

清除臉上的傷疤，轉運不得痕跡

。在黑人區內，有所謂「襯衫醫院

」以及可以買賣破褲子的私人當舖

。在第五十七街上，商人們做歐

洲的藝術的名作。百萬富翁的太太

們穿着海狸皮大衣在第五街上遊蕩

。正式說來，它甚至不是一州的第

一。而僅僅是一個不足道的鎮市。然

而它却是美國眞真的首都。其他兩

三個鎮市——舊金山，新奧倫斯與

波士頓——還保存着它們獨特的風

貌。但其餘鎮

市則都沒有個

性；它祇不

過是某一個數

目的美國人的

集合而已。

黑人區有

當破褲子

的當舖。

褲子、咖啡壺、以及安樂椅

也都標準化。我這樣說，並沒有真

難的意思，因爲由於大量生產，美

國人已經在提高物質生活水準上成

功。我想我們可以從美國人學習一

些。

。

。

。

。

。

。

。

。

。

。

。

。

。

。

。

。

。

。

些事情：怎樣迅速地生產皮鞋與襪子。但是在美國差不多所有的奢侈品都是進口的，而一個店員在想說明為什麼這個或那個價錢是高的，他就說「不過這是進口貨呀。」

在這種一律中自然有某種消沉之感：同樣的房層，同樣的傢俱，同樣的磁器，穿同樣服裝的男和穿同樣衣服的女人。不過我却不以為歐洲美學家對美國的標準化的嘲笑。或許所有的衣服都是一樣的；而在另一方面，它們却是大家都能得到的。

性感傷的髦時

更可悲的是某種精神上的標準化。美國人歡喜談到他們的自由；但是他們的眼界、趣味、情緒以及伴隨的行為都受到外在的支配。例如，電影定下美的標準，而報紙則供給「理想打扮」的女人的詳細規則。這是慾望的標準。

所有美國女人在努力模倣某些電影明星上都受到這些暗示的引導，而男人到不自覺地根據同樣暗示進入情網。美國沒有平均銷行的書籍，甚至最好的書也過不過幾千本，除非它被某個「讀書俱樂部」鑑定為值得一讀，在這種情形下它就要發行到幾十萬冊。因為一般美國人不歡善選擇，他把選擇的權利委託給他的「俱樂部」。報紙與電影標準化了那些傍晚在成千條大街上閒遊的美國人的觀念。這一點解釋了在美國與悠閒連在一起的消沉的感覺。

工作的才能比他們娛樂自己的才能大得多。我可以說在美國最歡樂的時候是城鎮裏的人自自然然接近的時候：例如在海灘上，青年人是充滿着喜悅與歡笑。但在電影院裏，那看得到他們那種憔悴與幽暗的神氣，最幽暗的場面，那很少引起笑聲。

酗酒的人很多，雖然在大多數的州內，出售烈性飲料都是被這樣或那樣加以限制的。

美國有若干州根本禁酒，在有些州內威士忌受限制，有些州則不准賣酒，有些州則可以坐着而不是站着喝酒。

在美國汽車新奇而又多，一般美國人都喜歡有一部車子。他總是每隔兩三年把他的車子換一次。現在他更買一輛車子，必須等六個月才能得到它！一個不愉快的提議，使他想到在這個世界的某些地方曾經有過一次可怕的戰爭。我了解美國人對汽車的愛，但是我却不知了解為什麼有些美國人把他們的車子變成了一個家。這裏有不讓入進去的飯店，飯裝在熱裏拿出來，人們則在他們的車子裏吃。有些電影院在郊外，人們可以把他們的汽車一直開到銀幕前的廣場上。汽車是不必走出來就可看電影。

末了，還可以在晚上到紐約的中央公園去散步，看着汽車的另一妙用：它代替了前人們的合歡床。這習慣使得生活不免可悲，並不是因為人們穿時髦的外衣，而是因為在這些時髦的外衣底下，却有時有時髦的傷感。

自由與貧乏

美國一般城市中的一般美國人將確定地告訴你他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人。為什麼他要付這樣高的電費呢？他的回答是現成的：電屬於私人的公司，而政府沒有權力干涉私人的公司的事！這就是自由。

在美國有私人橋樑、私人的道路、與私人的水道。為了走過那連貫紐約州與西弗吉尼亞的橋，人們必須付給橋主一塊半美金。但是，政府與州的確干預了公民的私人生活，而美國人認為這與他們的個人自由觀念並不抵觸。

警察可以檢查任何一家紐約旅館的房間內，而且如果他們發見一對男女，還可以查問到他們是否有結婚證書。為了結婚證書可能地快，人們必須從紐約州跑到阿拉巴馬州去。阿拉巴馬州邊境附近有一塊取得執行結婚儀式權利的私人張貼的誘人的招牌：「在此結婚，手續迅速，取費低廉。」為了完成離婚而免除討賬的手續，紐約州的居民跑到了奈伐達州！那兒的旅館老販們已經大發其財。為了想安靜地睡一晚威士忌酒，密西西比州的居民必須跑到亞拉巴馬州去。就在這州的邊境上，我看到好些酒館的招牌叫「最後的橋過路錢」。

有如何多的使人類的日常生活舒適的發明。一個人怎能不稱讚美國的發明，以及他們為決定在路上過夜的道路，以及他們為決定在路邊過夜的道路而供給的便宜而舒適的路旁旅館呢？有一些美國人，一瞥見工廠，紐約的宏偉大橋，自動飯店，以及電氣剃刀，就準備相信整個個人的文化都集中在美國。傑克遜的一位記者對我說：「羅馬是一座又一座又一座的城市；沒有值得一看的東西——沒有座座天大橋，或一家像樣的廟宇。由於羅馬，傑克遜似乎更像一个個部族。」對於這一類人，我們如何向他解釋古代的會議廳與文藝復興時代的宮殿抵得上傑克遜的摩天大廈，或者除了那些裝飾着葡萄、自來水筆、橡皮檯、甚至香腸的藥房之外，這裏也存在有羅馬帝國時代的鑲嵌工與拉非爾的壁畫呢？

美國人對於其餘世界的智識極為貧乏，他們不知道舊世界的歷史與地理。

有些歐洲人曾嘲笑美國人對工藝的崇拜。現在，這些嘲笑的歐洲人却以卑賤的態度望着被嘲笑的美國的弟兄希望從他們得到一部留聲機或一套過時的衣服。這裏沒有可笑的或可憐的東西。美國的發展所走的道路與古老的歐洲所走的路不同。法國以尖拱式的教堂與浪漫抒情詩人起家，而美國則以汽車、實業的豪華與黃金熱起家，它很快地到達了極高的物質文明的水平，但是它的精神文明却在剛覺醒的階段。知道了美國人的聰明、活躍與精力，我們便有權說這個偉大民族的精神文明將是偉大和獨立的。

一般美國人的政治意識已經有

了某種的改變：他正在逐漸從時髦的深淵移開。羅斯福運動的人都是些誠懇的夢想家，能夠適應更廣的。即使這些人現在已被激換（或是自動離去），但是放羅斯福總統的活動蹤跡還遺留着。我在許多工人間觀察到一種獨立的思想、真正的團結、與他們民族的使命的自覺的開始。僅僅由煽動家與冒險家來領導他們的那個時代正式結束。我們看到美國科學家對世界的貢獻。美國的作家們並不是背叛者或是沙龍裏的唯美主義者；他們是與民族團結在一起的民族，即使讀者大眾不談他們的作品。與法國的作家相反，美國的作家在我看來是有具體的，像有着堅韌的根柢的大樹。美國電影已經創造了真正、普遍的性的幽默：除了天才卓別林外，我還舉出馬克斯兄弟。電影同時還創造了狄斯耐的多樣性，那是足以激勵一個毫無抒情感的人的真正的詩歌。最後，紐約的建築有着一種美！看來雖不舒暢，却是不可爭辯的美。

美國的智識階級已經產生。它還很微弱，並缺乏自信，這被顯明的廣告、與商業公司有關係的牧師的教訓，以及引用聖經字句的廣告所激發着。它把自己隱藏在一種憂鬱裏，這種憂鬱我稱之為萊夫式的憂鬱，有時寄托於犬儒主義，有時又漫流為托邦主義中。但是在這個智識階級中，有更多的勇敢人士在出現。他們知道拯救並不存在在逃避、分離或孤獨中。

一般美國人的精神世界必須提高到他生到在死包圍他的工業文明的標準。

電影創造了幽默

幽默

◀裏園花▶

有着非常危險的雜草，如果你的一手和它擦一下，會長出毒瘡。

大西洋並不成像法國與比利時、或挪威與瑞典之間的那種政治上的，而實質上屬於虛幻的國境。甚至美國的樹也與歐洲的樹不同。在這兒的花園裏常會發現一棵非常危險的雜草；如果你把你的一手和它擦了一下，皮膚上就會長出毒瘡。我在其他的地方從沒有碰到過這樣的毒瘡；大自然雖然並沒有向建築師天賦的人們讓步。

美國前總統華萊士、華萊士曾從俄國帶了些固生的雜草回來，把它們移植在他的後花園裏。我已經不記得它們；這些雜草已經變得非常高大，而且喪失了它們的芬芳。從歐洲來到這兒的人改變得很快。美國知道怎樣消化人的心靈。

在美國你可以看到各種不同語言的報紙：意大利文的、波蘭文的、俄文的、西班牙文的。在芝加哥附近有些區域內單說德文。你可以在第特律的巨大汽車工廠內聽到斯拉夫語言。在紐約的意大利區內，你可以聽到亞平寧半島上的各種語言；在猶太區內你可以買到鹹黃瓜、泡菜和俄國的伏特加酒。美國有一打的城市叫做倫敦，好幾個羅馬，一個個彼得堡，和四個莫斯科。雖然每個集團都還多少保留一些它固有的風俗，但是全部的移民很快地就覺得他們自己是美國人了。

種族的階級組織

在這個由愛國主義所締結的許多不同種族的國家中，民族平等與

平應該是非常盛行的。但是美國！雖然她從來不知道什麼是封建主義，却建立了一種種族的階級組織。英格蘭人、蘇格蘭人與愛爾蘭人是第一流人物。在他們之後是斯堪的那維亞人與德國人，再次是法國人與斯拉夫人；再低一點的是意大利人，更低的是猶太人；還要低的是印第安人，而最後，帶着最底層則是黑人。

在反對希特勒主義的戰爭中，美國擔任了至感的一角；可是種族主義在美國却有着合法的地位。當我遊遍美國時，我帶着一張包括有這樣一個問題的詢問表：「種族！白種人或有色人種？」如果一個白人有一個「有色」的曾祖父，他還是算「有色」的，而受到各種限制。我們是美國政府的賓客，而我時常很有興趣地想到，如果希特勒來到美國，美國國務院的代表們會有何種的反應。我在納西爾爾碰到一位律師，他費了很長的時間想使我相信這世界上有一種「劣人種」之分。他把羅森堡以及第三帝國其他理論家的學說翻來覆去。後來他把他親死在萊茵河上的弟弟的照片給我看；他顯以他的弟弟為光榮，而他的弟弟却是在反種族主義者的鬥爭中死了。

對於大多數的美國人，反種族主義是一個很平常的現象；在他們看來，某些種族階級接受里安人和某些旅館不招待猶太人似乎是不尋常的。在內海岸上，中國人是被目為低級的。有些團體則拒絕意大利人為會員。黑人的命運尤其悲慘。美國約有一千二百萬黑人，可以說在每十個美國人中，就有一個美國人是被剝奪了人權的。

紐約出生的市民總愛誇張美國北部的自由主義！「我們的祖父曾為反對奴隸制度而戰」。另一方面，你在任何一個南部的城市中部可看到一座為南方軍的士兵建立的紀念碑。這是獻給被征服者的紀念碑，因為南方人在那次震動全美的內戰中被擊敗。可是我却不能一次地感覺到，這些紀念碑事實上可以說是在獻給勝利者而不是獻給被征服者的；因為美國南部不僅直到現在還依然保存着奴隸制度的原則，並且還能夠多少把這些原則貫注到北部的種族間的平等權在理論上確實是在紐約存在的，一個黑人不會因為他是黑人而從一家飯店驅逐出去，但是卻沒有任何一家像樣的飯店會招待一個黑人。如果到那個黑人堅持要進去的話，他會被警告說：「黑人區」以外，在任何地方都租不到一間屋子。他可以在各種不同的區域內工作，但是他却得住在「黑人區」(城市中的黑人城)！「欲辭而賃房，不幸但依然快樂有趣。紐約的市時常到黑人區最好的舞廳去找些歡樂。黑人是美國最高的調味，不像其他美國人那樣地天生機械化。在紐約的中心區，有黑人藝術家表演的舞蹈，他們表演優美，受到白人衷心的崇拜。但如果你有一個黑人想在他所住的戲院裏演戲，他還是會受到門戶的阻礙。他地產稅機關有一套拿手的戲法；他們在一個體面的住宅區內買

座房子，把一個黑人安置到裏面。於是那個區域頓時變成禁地，所有的白人都紛紛離去。然後這位投機家便以極低的代價買下這座房屋，把這個黑人弄出去，而這個區域又重新變得富貴體面。於是房屋就提高了身價。

南部黑人選舉權被剝奪

在南部各州內，有一種「種族隔離」的法律。禁止黑人使用鐵路，但是他們必須坐特定的車廂。街車也把黑人的座位分開。另設過去，而讓黑人站在那裏等下一班車，原因是為他們設的座位已經滿座。黑人不可能參加白人的集會，他們也不就踏進有白人在所辦的教堂，至於走進白人設的戲院或電影院，自然他們連想也沒有想過。

南部諸州的黑人，沒有投票的權利。在阿拉巴馬州有三百萬居民，其中一百一十萬是黑人。在該州的投票人中，白人佔四十九萬六千人，而黑人却祇有四千人。在該州的伯明翰市達到二十一歲選齡的黑人為一百三十萬人，但是黑人投票的總數却祇有一千四百人。南部諸州如何來解決聯邦憲法的問題呢？這裏有好幾種方法：第一是人口稅；第二是考試。合格的投票人必須熟悉並「能夠解釋」聯邦憲法。顯然，監考者就可以剝奪若干黑人的投票權，而讓到投票的地方去，那裏是制憲的學者使用種種的木棒來走這些不需要的投票者。顯然他們確實知道如何在南部諸州「解釋」聯邦憲法！在密西西比州內

，黑人佔居民的一半；該州一半的居民都剝奪了投票權。所有這一切都在這樣諷刺地幹着，而為所有南部反北部的美國人所熟知的。當我在密西西比州時，我記得某美國新聞記者如何為了南斯拉夫的一國民陣線「政府」將這二十萬曾協助過德國的人的選舉權，而憤慨激昂。然而就是這些美國新聞記者，對於教育高美國黑人(其中包括若干參予為美國的自由而戰的士兵)之不准參加投票，却認為極其自然。我倒要問問我的美國讀者一個問題：究竟那個比較公平！(對黑人真心的人還是剝奪黑皮膚的人的選舉權呢？)

密西西比三角洲是由許多農場組成的。土地為白人所有，而租給黑人。承租者必把他的棉花一半賣給地主；他們同時必須把另一半賣給同一個地主。他所得的錢都祇能在那同一地主的農場裏用。在法律上這或許是種租佃制度，但在實際上它卻是奴隸制度。農場的地主，同時是棉花的買者又是油鞋鞋的販賣者的地主，在他農場的內高聲使喚黑人，發給餐盒，舉止有如一位國王或是神。

我看到有一家人一年收入三百元，另一家人一年收入三百元。他們所住的那個農場的主人則對我說去年「很壞」，他僅收入了二萬五千元。我看見一間屋子住了二十三個人，排排地睡在地板上。這與有名的美國康樂，電氣冰箱，電燈以及橡皮椅相距是如的遠！廣闊而明亮的黃色河流，密西西比河，是理解這個慘境的！「黑人人們的野

在紐約我時常聽見人們說，所

在上海國被為民 西岸人中賤目

對於大多數的美國人，反種族主義是一個很平常的現象；在他們看來，某些種族階級接受里安人和某些旅館不招待猶太人似乎是不尋常的。在內海岸上，中國人是被目為低級的。有些團體則拒絕意大利人為會員。黑人的命運尤其悲慘。美國約有一千二百萬黑人，可以說在每十個美國人中，就有一個美國人是被剝奪了人權的。

有美國十六歲以下的兒童都必須進學校。這完全是幻想。我在南滿洲省到不識字的青年，他們沒有看見過學校是什麼樣子，從青年時期起就只知道一件事：「苦工。在超等衛生美國，却有人生活活活命命裏。婦女在難產的時候不能得到醫藥上的幫助；醫生出診一次需費六十元而一年的收入却只有二百元。可是奴隸主却微笑着說：「你不曉得黑人。他們正生活在天堂裏。當然他們不再需要其他了。」

黑人沒有任何權利

最近幾年來，南滿洲的工業已經加多。在羅斯福總統執政時代開始的龐大的「田賦稅法計劃」，減輕了電力的成本，並補助了某些州的工業化。我在前明學參觀了一家治金工廠。這兒並不是礦場，但黑人却同樣是奴隸，他們在工廠內作的是繁重工作；他們不能當「鐵工人」，機械師，或電氣技工。而在鐵廠內的黑人工人每時的工資要比他們的白人同事少五分。

楚的自覺的敏感，告訴我，從來沒書寫一個白人同志來拜訪他，或請他到別家去。

南方的奴隸主強硬地告訴你，給予黑人任何權利是不可能的，因為他們「缺乏文化」。但我卻親眼在南方看到不少有教育的黑人學者、作家、醫生、教員和律師。這些黑人知識份子在南方的背景之下，形成使人意想不到的光輝的一團，而這裏却有着千百人，雖然備有各種的修業證書，在天上却是粗笨。但是值得指出的是：這些以優善態度談論黑人的文化落後的奴隸主，却用各種方法禁止「有色人種獲得智識。不這道不就是這些主子們願意增加白人的智識。南方的「民主黨人」喜滋滋地而不發聲地。在密西西比州，一位教員一年的收入有六百美金！

在登斯克夫大學，有一個俄國女學生，她的母親是俄國放蕩人，而外表上也沒有黑人的特徵。但她的護照上却指明她為「有色的」，因此她就得在「種族隔離」的法律的限制之下。在奧倫斯我認識一位建築師——是一個臉上有雀斑的黃面皮的人——他是該市最有名的一家咖啡座去，但他拒絕了。後來朋友們向我解釋，這位白皮膚的人是黑種人，因此就沒有進咖啡座的權利。

那個黑人的無辜，但是那個白人與出了反對他的證據；法說不可能相信黑人反叛白人證據的證據，即使白人是真的見證。南部沒有黑人陪審員；而法院也從不無罪釋放黑人。在另一方面，如果白人因淺淺一個黑人而突然會與將官去，那麼他們却可保證無罪開釋的。

這這個梅毒已經深入一般美國人的心。我在南方沒有遇到一個白人他不是這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有一位最激烈的奴隸主反對者，在一次坦白而親暱的談話中向我承認說：「是的，我憎恨黑人，但是同樣地，這些人在我看來還不是人。昨天我和我們的黑人女孩的小孩子逗玩，而我發現我的想法是，我不是在和一個小孩而是在和一個可憐的小狗逗玩。」種族主義是毛影到那些被遺棄者；我遇見過黑人的反種族主義者以及相信白人優越於黑人的猶太人。

在南部還有一些不成文的法律。一個白人不可以強姦一個黑種女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一個黑人與一個白種女人同居，他就得被指為強姦而受到處刑。南方的刑罰與一般法律

不少黑人曾到過歐洲；好多人曾為美國對種族主義的德國作過。他他在巴黎與羅馬看到人們並沒有把他們當作殘廢病的那樣看待他們，而他們甚至就帶着更大的辛酸回到家鄉。美國的南部現在正處於一個有決定性的事件的前夕：不是主子讓步，便是黑人們——昨天的火線上的戰士們——展開平等的鬥爭。

我們從來沒有否認過美國的優點，我們也從來沒有對自己或對他人隱感過自己的缺點。例如，在美國有着非常完善的電話；從紐約與舊金山通電話比從莫斯科與網拉通電話容易。在美國有極好的客棧，晝夜在各個城市間飛行。或許李普曼會說我僅限於讚美美國的工藝。不，我已說過我很喜歡美國的文學。我認爲我們可以從美國的作家，美國的建築師以及美國的電影影片家學到很多東西。我們知道我們自己的缺點——我們批評我們自己的官僚主義、我們的粗野、以及時時批評在技術上的落後——但是我們並不是爲批評而批評，而是爲改進而批評。我相信美國有極其偉大的將來，而且我相信美國這個民族將很快會適應它的最新與最可惡的疾病。

我想到一所約有男女學生七百人的黑人大學去。他們都將爲醫生、教員與律師；但是他們將來祇能幫助黑人及教育黑人兒童。有一位教授與學生不得進入公共圖書館。市拉底教授，一位有極高聲望的化學家，曾告訴我他沒有在斯丹立大學的實驗室工作的權利。

在南部還有一些不成文的法律。一個白人不可以強姦一個黑種女人，而另一方面，如果一個黑人與一個白種女人同居，他就得被指為強姦而受到處刑。南方的刑罰與一般法律

不少黑人曾到過歐洲；好多人曾為美國對種族主義的德國作過。他他在巴黎與羅馬看到人們並沒有把他們當作殘廢病的那樣看待他們，而他們甚至就帶着更大的辛酸回到家鄉。美國的南部現在正處於一個有決定性的事件的前夕：不是主子讓步，便是黑人們——昨天的火線上的戰士們——展開平等的鬥爭。

在登斯克夫大學，有一個俄國女學生，她的母親是俄國放蕩人，而外表上也沒有黑人的特徵。但她的護照上却指明她為「有色的」，因此她就得在「種族隔離」的法律的限制之下。在奧倫斯我認識一位建築師——是一個臉上有雀斑的黃面皮的人——他是該市最有名的一家咖啡座去，但他拒絕了。後來朋友們向我解釋，這位白皮膚的人是黑種人，因此就沒有進咖啡座的權利。

那個黑人的無辜，但是那個白人與出了反對他的證據；法說不可能相信黑人反叛白人證據的證據，即使白人是真的見證。南部沒有黑人陪審員；而法院也從不無罪釋放黑人。在另一方面，如果白人因淺淺一個黑人而突然會與將官去，那麼他們却可保證無罪開釋的。

這這個梅毒已經深入一般美國人的心。我在南方沒有遇到一個白人他不是這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有一位最激烈的奴隸主反對者，在一次坦白而親暱的談話中向我承認說：「是的，我憎恨黑人，但是同樣地，這些人在我看來還不是人。昨天我和我們的黑人女孩的小孩子逗玩，而我發現我的想法是，我不是在和一個小孩而是在和一個可憐的小狗逗玩。」種族主義是毛影到那些被遺棄者；我遇見過黑人的反種族主義者以及相信白人優越於黑人的猶太人。

在登斯克夫大學，有一個俄國女學生，她的母親是俄國放蕩人，而外表上也沒有黑人的特徵。但她的護照上却指明她為「有色的」，因此她就得在「種族隔離」的法律的限制之下。在奧倫斯我認識一位建築師——是一個臉上有雀斑的黃面皮的人——他是該市最有名的一家咖啡座去，但他拒絕了。後來朋友們向我解釋，這位白皮膚的人是黑種人，因此就沒有進咖啡座的權利。

那個黑人的無辜，但是那個白人與出了反對他的證據；法說不可能相信黑人反叛白人證據的證據，即使白人是真的見證。南部沒有黑人陪審員；而法院也從不無罪釋放黑人。在另一方面，如果白人因淺淺一個黑人而突然會與將官去，那麼他們却可保證無罪開釋的。

這這個梅毒已經深入一般美國人的心。我在南方沒有遇到一個白人他不是這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有一位最激烈的奴隸主反對者，在一次坦白而親暱的談話中向我承認說：「是的，我憎恨黑人，但是同樣地，這些人在我看來還不是人。昨天我和我們的黑人女孩的小孩子逗玩，而我發現我的想法是，我不是在和一個小孩而是在和一個可憐的小狗逗玩。」種族主義是毛影到那些被遺棄者；我遇見過黑人的反種族主義者以及相信白人優越於黑人的猶太人。

在登斯克夫大學，有一個俄國女學生，她的母親是俄國放蕩人，而外表上也沒有黑人的特徵。但她的護照上却指明她為「有色的」，因此她就得在「種族隔離」的法律的限制之下。在奧倫斯我認識一位建築師——是一個臉上有雀斑的黃面皮的人——他是該市最有名的一家咖啡座去，但他拒絕了。後來朋友們向我解釋，這位白皮膚的人是黑種人，因此就沒有進咖啡座的權利。

那個黑人的無辜，但是那個白人與出了反對他的證據；法說不可能相信黑人反叛白人證據的證據，即使白人是真的見證。南部沒有黑人陪審員；而法院也從不無罪釋放黑人。在另一方面，如果白人因淺淺一個黑人而突然會與將官去，那麼他們却可保證無罪開釋的。

這這個梅毒已經深入一般美國人的心。我在南方沒有遇到一個白人他不是這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有一位最激烈的奴隸主反對者，在一次坦白而親暱的談話中向我承認說：「是的，我憎恨黑人，但是同樣地，這些人在我看來還不是人。昨天我和我們的黑人女孩的小孩子逗玩，而我發現我的想法是，我不是在和一個小孩而是在和一個可憐的小狗逗玩。」種族主義是毛影到那些被遺棄者；我遇見過黑人的反種族主義者以及相信白人優越於黑人的猶太人。

在登斯克夫大學，有一個俄國女學生，她的母親是俄國放蕩人，而外表上也沒有黑人的特徵。但她的護照上却指明她為「有色的」，因此她就得在「種族隔離」的法律的限制之下。在奧倫斯我認識一位建築師——是一個臉上有雀斑的黃面皮的人——他是該市最有名的一家咖啡座去，但他拒絕了。後來朋友們向我解釋，這位白皮膚的人是黑種人，因此就沒有進咖啡座的權利。

那個黑人的無辜，但是那個白人與出了反對他的證據；法說不可能相信黑人反叛白人證據的證據，即使白人是真的見證。南部沒有黑人陪審員；而法院也從不無罪釋放黑人。在另一方面，如果白人因淺淺一個黑人而突然會與將官去，那麼他們却可保證無罪開釋的。

這這個梅毒已經深入一般美國人的心。我在南方沒有遇到一個白人他不是這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有一位最激烈的奴隸主反對者，在一次坦白而親暱的談話中向我承認說：「是的，我憎恨黑人，但是同樣地，這些人在我看來還不是人。昨天我和我們的黑人女孩的小孩子逗玩，而我發現我的想法是，我不是在和一個小孩而是在和一個可憐的小狗逗玩。」種族主義是毛影到那些被遺棄者；我遇見過黑人的反種族主義者以及相信白人優越於黑人的猶太人。

在登斯克夫大學，有一個俄國女學生，她的母親是俄國放蕩人，而外表上也沒有黑人的特徵。但她的護照上却指明她為「有色的」，因此她就得在「種族隔離」的法律的限制之下。在奧倫斯我認識一位建築師——是一個臉上有雀斑的黃面皮的人——他是該市最有名的一家咖啡座去，但他拒絕了。後來朋友們向我解釋，這位白皮膚的人是黑種人，因此就沒有進咖啡座的權利。

那個黑人的無辜，但是那個白人與出了反對他的證據；法說不可能相信黑人反叛白人證據的證據，即使白人是真的見證。南部沒有黑人陪審員；而法院也從不無罪釋放黑人。在另一方面，如果白人因淺淺一個黑人而突然會與將官去，那麼他們却可保證無罪開釋的。

這這個梅毒已經深入一般美國人的心。我在南方沒有遇到一個白人他不是這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有一位最激烈的奴隸主反對者，在一次坦白而親暱的談話中向我承認說：「是的，我憎恨黑人，但是同樣地，這些人在我看來還不是人。昨天我和我們的黑人女孩的小孩子逗玩，而我發現我的想法是，我不是在和一個小孩而是在和一個可憐的小狗逗玩。」種族主義是毛影到那些被遺棄者；我遇見過黑人的反種族主義者以及相信白人優越於黑人的猶太人。

在登斯克夫大學，有一個俄國女學生，她的母親是俄國放蕩人，而外表上也沒有黑人的特徵。但她的護照上却指明她為「有色的」，因此她就得在「種族隔離」的法律的限制之下。在奧倫斯我認識一位建築師——是一個臉上有雀斑的黃面皮的人——他是該市最有名的一家咖啡座去，但他拒絕了。後來朋友們向我解釋，這位白皮膚的人是黑種人，因此就沒有進咖啡座的權利。

那個黑人的無辜，但是那個白人與出了反對他的證據；法說不可能相信黑人反叛白人證據的證據，即使白人是真的見證。南部沒有黑人陪審員；而法院也從不無罪釋放黑人。在另一方面，如果白人因淺淺一個黑人而突然會與將官去，那麼他們却可保證無罪開釋的。

這這個梅毒已經深入一般美國人的心。我在南方沒有遇到一個白人他不是這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有一位最激烈的奴隸主反對者，在一次坦白而親暱的談話中向我承認說：「是的，我憎恨黑人，但是同樣地，這些人在我看來還不是人。昨天我和我們的黑人女孩的小孩子逗玩，而我發現我的想法是，我不是在和一個小孩而是在和一個可憐的小狗逗玩。」種族主義是毛影到那些被遺棄者；我遇見過黑人的反種族主義者以及相信白人優越於黑人的猶太人。

在登斯克夫大學，有一個俄國女學生，她的母親是俄國放蕩人，而外表上也沒有黑人的特徵。但她的護照上却指明她為「有色的」，因此她就得在「種族隔離」的法律的限制之下。在奧倫斯我認識一位建築師——是一個臉上有雀斑的黃面皮的人——他是該市最有名的一家咖啡座去，但他拒絕了。後來朋友們向我解釋，這位白皮膚的人是黑種人，因此就沒有進咖啡座的權利。

那個黑人的無辜，但是那個白人與出了反對他的證據；法說不可能相信黑人反叛白人證據的證據，即使白人是真的見證。南部沒有黑人陪審員；而法院也從不無罪釋放黑人。在另一方面，如果白人因淺淺一個黑人而突然會與將官去，那麼他們却可保證無罪開釋的。

這這個梅毒已經深入一般美國人的心。我在南方沒有遇到一個白人他不是這有種族主義色彩的。有一位最激烈的奴隸主反對者，在一次坦白而親暱的談話中向我承認說：「是的，我憎恨黑人，但是同樣地，這些人在我看來還不是人。昨天我和我們的黑人女孩的小孩子逗玩，而我發現我的想法是，我不是在和一個小孩而是在和一個可憐的小狗逗玩。」種族主義是毛影到那些被遺棄者；我遇見過黑人的反種族主義者以及相信白人優越於黑人的猶太人。

誰是入？

我是相信種族主義在最後必然化八門的照明廣告！可口可樂、香烟、傢俱、參議院候補人、甚至

金錢的牆

美國的道路，尤其是那些接近城市的路上，一到晚間就開闢起五

上海文化事業的今昔觀

(特稿) 何經恕

在淪陷時期，上海人精神被壓縮，言論不自由，思想不自由，於是都寄託到女人的色香味中去，當時這一類黃色刊物，約計在三、四十種左右，銷路也相當可觀，光復時，上海人的言論思想，受到了解放，重慶的大小雜誌和刊物，代替了它的地位，不論印刷和紙張如何低劣，內容貧乏或豐富，都大受上海人士的歡迎，筆者恰好躬逢其盛，熟悉當時上海人士，像着了重慶的香，雖然小姐是上海的漂亮，究竟丈夫還是重慶的聰明，這些閑言免敘。

接收，東下，飛去，流來，千千萬萬的重慶客到來，他們在內地飽讀了八年的抗戰論，究竟反胃得很，一到上海，都像探險家似的，對於上海大大小小的事，都覺得是新鮮的，尤其以方型黃色刊物內登載女人的大腿，按摩院的秘密，櫻桃社的女郎，影星珍蘭，插畫，照片，肉感，這些，為重慶客開所未聞，見所未見，得以一嚐新鮮滋味，於是黃色刊物的銷路扶搖直上，發展到三百種左右，這在上年三月至六月間形成全盛時代。人們也在出版自由，言論自由，思想自由的旗幟下大顯身手。

辦刊物的人，不一定是經驗豐富，却都是神奇偵探，無論你的消息如何秘密，他都有方法一窺堂奧，甚至有些連大人先王們近日常未知道的消息，明天就報導了出來，傳遍海上，謠言流傳，無可諱言，捕風捉影，另有技巧，確使大人先

生們大傷腦筋，軍謀抵制之徒，以前者為口實，查封取締，登記與與限制，於是方型刊物，落入低潮，聲勢大減。

八月以後，交通情況，日見其好，方型刊物，另闢世界；向武漢，南昌，九江，長沙傾銷，內地的地人士，接觸了海上的色香味，暫時感到新鮮和奇特，日子長了究竟內地人士的傳統道德觀念較為濃厚，又形成滯銷的現象。

黃色刊物是跨了，跨得真慘！今日你在馬路，在報攤，來來去去的人，都不大理他！

除了黃色刊物，雨後春筍般的新型雜誌，填補了它的空虛，截至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刊物能代替全部黃色刊物的銷路。

東方雜誌，固然學術界的權威，說起來，總覺得它太嚴肅，像面唔老學究板起面孔在說話的姿態，黃色自然是太瀟灑，恰似一個沒有教養的孩子般在撒野，祇有老牌的一「西風」，它獨占文魁，其餘的雜誌，都甘拜下風。

「新聞天地」，可以輪到第二把交椅，它的文字，篇篇可讀，篇篇都在侃侃而談的敘述事物，它指陳每個人的脾胃，發掘某個人的優點，然而，對於某人的過失，則諷刺如深，這種不閉單於字字的態度，隱隱揚善的精神，的確深得了人生的三昧，至於「新報」，尤其餘事，關於以上這些，稍暇將寫書報評，不在這兒詳敘。

其次：文化事業的悲劇弟兄！推銷的機構，目前在上海有六七

家之多，但能握京，滬，杭，沿線推銷權者，為五洲書報社，它不來者不拒去者不追的風度，可說是作者與讀者之間的媒介機關，加以

報社的支持和擁護，據該社的負責人朱開亭先生談及：「今天上海報社行的刊物，能獲得三四千份銷售紀錄的，已經是難能可貴了，然而，脫期的雜誌，很容易失去讀者的信任，」我覺得這幾句話是很與出版界的前途有關，也值得出版界注意和玩味的。

報紙銷路最暢的為新聞報，其次，為申報大公報與文匯報，雖然我不能將顯著的數字列舉出來，然而，這確是為上海任何人所公認的事實，新聞報的特色，以廣告豐富，執新聞界的牛耳，大公，文匯兩報能為社會服務，為民眾說話，故尤為羣眾所歡迎，如果有人要追問這種傾向的理由，我可以告訴他：上海究竟不失為商業都市，加之民主潮流已浸入各階層的心坎。

數月前，印刷費飛漲，報紙的售價提高，巨型報紙的銷路，頗有疲勞現象，除了新聞報廣告的收入支持能盈餘，其餘各報都在不景氣的現象下呈助搖，自然，也有少數報社在呼聲政府貸款救濟。

神世界，灌輸他以易於傳佈的風氣，並且指導他的思想與感情。製片家雖然在導演與演員上彼此競爭，但他們却一致服從他們自己的對內檢查機關，海新檢查所，它無情地剪去一切可能近似自由思想的部份。

好萊塢是教友派與奴隸主的一個可怕的洞窟。確實，藝術宣傳好萊塢是屬於它的，而且也有好幾十個有天才的人在那裏工作；但他們却是被一座牆圍繞着的。卓別林自己就發覺到與這座金錢的牆對峙的味道。一般美國人都確信他在內心是獨立自主的，而且最怕「宣傳」。可是在實際的事實上他却老

是重複着他在報上讀到的、無聲電影中聽到的、與銀幕上看到的那一套。我曾常有機會與新聞界的代表們碰頭，我觀察過好幾個大報館，而且知道了輿論是怎樣在這些大報館裏形成的。

被托羅斯或出版界巨頭控制的報紙，在情報的外表之下供給人民以不正確的情報。它們非常陰險地裝着客觀。

法國巴黎的新聞紙生活，可是紐約的報紙却「足不出戶門」。各州在大城市內都有它自己的大報紙。大多數報紙都屬於某些新聞托辣斯，並且是附屬於紐約統治集團的地方版。有時候一個城市的兩張觀點不同的報紙却是屬於同一個人。它們雖可掩護不同的候選人，但是在原則上却遵從同一個政策。

美國報紙的風格極其奇特。馬路新聞」的名詞係來自法國——在法國，大家知道，新聞記者沒有受到學院派過多的影響。我很熟悉法國的報紙，但在開始於此地的報紙相識時却感到十分的驚異。「紐約時報」的音樂評述以及「先鋒論壇報」的金融寫作確確都是出自博學而嚴肅的新聞記者之手筆，不過他們的文字却並不是一般美國報紙文章的典型。足為典型的按日刊載在五十種報紙上一位姓賴馬斯其人的文章。他的文章是一些片斷零亂的街談巷語碎碎碎碎——某人與某人一起吃飯和這頓飯化了多少錢，參議員如何對女演員諾爾曼笑或女演員如何對參議員演了一個媚眼。自然，閒話也是組織過的；這點得吹噓，那點得掩飾。

一家紐約大報的記者偷偷地跑到一個給我做衣服裁縫那兒。第二天我就在那張報上看到我正在試褲子的照片。和照片同時刊出的一篇文章，專心致志於研究為什麼那位「紅色作家」不喜歡在褲上用拉鏈而要用鈕扣的熱門問題。當我在一次新聞記者集會上問到為什麼報紙會刊載這樣無聊的東西時，我被告訴說：「在美國，對個人問題極

在伯明罕一張報紙的首頁上，我看到一位女郎的巨幅照像；起初我以為這個漂亮的女郎不是謀殺了人便是跟一位百萬富翁結了婚。那知道報紙不過想當電影明星而跑到好萊塢，並在那兒懷了孕。美國記者一般都是精力旺盛的

幕內塢菜好

陰險與無恥

一個懷孕的女人的照片

在伯明罕一張報紙的首頁上，我看到一位女郎的巨幅照像；起初我以為這個漂亮的女郎不是謀殺了人便是跟一位百萬富翁結了婚。那知道報紙不過想當電影明星而跑到好萊塢，並在那兒懷了孕。美國記者一般都是精力旺盛的

美國報紙的風格極其奇特。馬路新聞」的名詞係來自法國——在法國，大家知道，新聞記者沒有受到學院派過多的影響。我很熟悉法國的報紙，但在開始於此地的報紙相識時却感到十分的驚異。「紐約時報」的音樂評述以及「先鋒論壇報」的金融寫作確確都是出自博學而嚴肅的新聞記者之手筆，不過他們的文字却並不是一般美國報紙文章的典型。足為典型的按日刊載在五十種報紙上一位姓賴馬斯其人的文章。他的文章是一些片斷零亂的街談巷語碎碎碎碎——某人與某人一起吃飯和這頓飯化了多少錢，參議員如何對女演員諾爾曼笑或女演員如何對參議員演了一個媚眼。自然，閒話也是組織過的；這點得吹噓，那點得掩飾。

一家紐約大報的記者偷偷地跑到一個給我做衣服裁縫那兒。第二天我就在那張報上看到我正在試褲子的照片。和照片同時刊出的一篇文章，專心致志於研究為什麼那位「紅色作家」不喜歡在褲上用拉鏈而要用鈕扣的熱門問題。當我在一次新聞記者集會上問到為什麼報紙會刊載這樣無聊的東西時，我被告訴說：「在美國，對個人問題極

被托羅斯或出版界巨頭控制的報紙，在情報的外表之下供給人民以不正確的情報。它們非常陰險地裝着客觀。

法國巴黎的新聞紙生活，可是紐約的報紙却「足不出戶門」。各州在大城市內都有它自己的大報紙。大多數報紙都屬於某些新聞托辣斯，並且是附屬於紐約統治集團的地方版。有時候一個城市的兩張觀點不同的報紙却是屬於同一個人。它們雖可掩護不同的候選人，但是在原則上却遵從同一個政策。

夏令時間的起源

竹影譚

時間究竟是什麼？在製造鐘表的人看，時間是他們的飯碗。在科學家看來，時間是時的劃分。對於哲學家，他是人們意志的發動作用。對於詩人，是醫治心痛的萬應丹。對於大多數男子，是苦惱的源泉。對於大多數女子，是苦惱的種子。這是一個使我們常常不能按時趕赴約會的怪物。我們對於時間的利用，常常無心所欲，隨自己的便利，而忽略了它的特徵。

上面這玲瓏的才理山和時間的本質，我們用不着再贅述去加以解釋了。比我們聰明的人，對於宇宙間這個神秘的謎，都是甘拜下風的，現在讓我們把時間計算制的不通，所發生的幾個光怪陸離現象，來考察一下：譬如今早由上海發一電報，約收到的時間，是昨天晚上，又如一到往西開的大車，在下午四點鐘由車站開出，走了半小時以後，到了另一站，而時間仍然是下午四時，再加一隻海船，駛到美國去，在的行程中，會失掉了一天日子，及至回國後，這失掉了一天日子，反仍然找着了。

凡有這種經驗的人，對於時間的觀念，實在有頗入五里霧中之感；而當其長長的，被他的經驗，會告訴他這世界對於時間的劃分，怎樣校正每天的鐘錶呢？真的，科學的進步，使多用腦筋的人減少，不用腦筋的人加多。

時間劃分最初是根據太陽的出入，根據晝夜，心算和鐘錶的次數決定。後來，才發明精確的日晷。古時有一個水時計，據說是用木製

制說說的，因為演說的人常熟寡變，表一些長而且臭的講論，所以發明這個時計來限制他們演說的時間，不過現在我們仍感覺有這個需要。水時計是極老的天文時計，最後才發明鐘錶和齒輪。

此外，還有避讓，避讓水的各種天文時計，用合多做成，有的密不通氣，有的用電發動。然而，即是最正確的天文時計，也不十分正確。

時間的存在，僅當宇宙間的事物在不斷的進行中，才可表現出來，我們原本的時間制度，是建築在地球的運動上。地球繞太陽一周後，仍再繞到天空中，原來的地位。在這繞一周的時間，我們稱為恆星年，總計三百六十五日又六小時九分八秒，如地球的自轉，用「春至」做起點計算時，那就稱為「春至」，比恆星年的時間要少二十分鐘，因為春至這一週每年是用五十分鐘二分速度轉動的。如果地球自轉，用近日點做起點計算時，就稱為近日點年，比恆星年的時間，又多五分鐘，因為這一週是永遠向東轉動的。

每日的計算，是根據地球的自轉。恆星年與格林天文台所定的子午線為出發點，參照各恆星的位而規定的，完全用於天文學上。計算時間最普通的方法，是看太陽在天空中的位置，這叫做太陽時。但是地球的自轉，原不一致，所以每年中的平均太陽時，祇能用於社會生活上，又叫做地方時間。

夏令時間的計算，各有不同，為避免紛亂起見，許多國家採用標準時間。所謂標準時間，就是把全世界分為若干時區，在同一時區內的鐘錶，時間都應當一樣。譬如，上海與南京在同一時區，時間相同，但上海與重慶，時區不同，時間也差一小時。

夏令時間是一種革新，最初建議的人是明爾克林，在一七八四年四月，他在巴黎月刊上發表一篇文章首先提倡。後來甲羅瓦，斯可希於一九一八年介紹到美國，并經國會通過，正式頒行。這個時間的一個顯明的缺點，就是生在夜間十二點半鐘的人，他成了一個跨時份子，而出生時間又被人家擠了油。

時間的差別，如此離奇，唯一的原因，就是我們把不能計算的東西，上海與格林威治的時間，相差八小時，上海與紐約約相差十三小時。在東經西經的緯度上各一百八十度之處，兩地時間之差為二十四小時，恰等於一日。這個緯度現經公認為國際日界變更線，（即東經或西經一百八十度之子午線）此線曲折，向東，繞過西北比利亞東那尖端，再折向西行，迂迴繞過阿留斯丁，最後轉一大海向東，繞過福希島和紐西蘭。

在這很理想的西邊是星期一的時候，在那裏就是星期日。當海上的船過了這線，不是發現日子早了一天，就是遲了一天。

又如在任何地方，有一列火車往西開行，走了一小時以後，到了另一時區，車上的人會發現他們在下午四時開車，仍舊在下午四時到達。

上海星期一上午十點鐘的時候，就是紐約星期日下午九點鐘。所以今日上午十時由上海發一電報至紐約，而紐約收到的時間，反比這裏早一天。

假定以後發明了原子飛機，！的速度比現在的飛機速度快一倍，駕駛人如以每小時一千哩以上的速度，沿着赤道向西飛行，他定可發現一件奇怪的事情。就是他如在星期一上午九時起飛，當他繞地球一周，到達的時間仍會是星期一上午九時。要使他到達準確，唯一的辦法，就是把表完全停住。如他再繼續飛行，那末，一天一天的過去，一星期一星期的過去，但時間仍會毫無變動。這種趕上時間的方法，難道不奇怪麼？

巴比倫人以日出為一天的起點，而古時的猶太人和希臘人則以日落為起點。埃及人和羅馬人都以夜半為起點，恰和我們近代的眼光一樣。

我們現在已實行夏令時間了，但在四月十四日和十五日的交替處，失去了一小時的時間，動各位不必悲哀，且能我講個故事。從前英國人由倫敦改新曆的時候，他們失去了整整的十二個日子。他們是一七五二年九月二日晚上床睡覺的，到了第二天早晨起來的時候，就變成九月十四日了。我們的這種時間制度，又難道不奇怪麼？

徵求外埠經銷

本刊現擬徵外埠經銷，每期照訂價七折計算。郵費由本社負擔。刊登先付五成，空函不寄。

美國在「幕鐵」

美國人時常談到「鐵幕」與全世界隔離起來。我得承認，鐵幕的兩存在，它並且使得一般國人無法看到我們國家內進行的一切。可是這道幕是在美國，在報紙的編輯室，在無線電廣播播音，在電影製片家與發行家的辦公室內製造的。

美國許多報紙天天以「私人通訊」來欺騙讀者。一般美國讀者怎樣能夠考驗關於西班牙和保加利亞的簡報的真實性呢？他至遲這些國家究竟在什麼地方也弄不清楚。它們是太遠了。而我最近在美國，也還寫了不少關於我的無聊新聞。例如，他們說我不是單獨在美國旅行，而是有一位「格伯烏」(蘇聯秘密警察)的代表跟着。但事實上陪我一陪的却是美國國務院的一位代表，而他却給美國的報紙攻擊

人，但却不是受過太多的教育。我曾記下一個記者向我提出的幾個問題，並在這裏把它們依次摘錄如下：「你穿的是美國的還是俄國的衣服？俄國的人民知道美國在戰時曾幫助過他們嗎？莫斯科的人民怎樣找出股票市場的最新趨勢？你已經結婚很久了嗎？為什麼你們在俄國祇有一個政黨，而沒有兩個？你睡懶覺嗎？你們為什麼想擁有阿爾巴尼亞呢？」

不過，我還得特別指出，雜誌的觀念並不僅僅發生在記者們之間。在新奧倫斯，在一次官方的宴會席上，坐在我旁邊的一位社會學女教授就問過我：「你是希俄，還是白俄？」

備不可不行旅家居 捷快效功 熱發冷發 症痛心當 正不時天

逢痛必止 檸檬精 快過打針

售有處各鎮三漢武行藥星救·祥和道大山中發批口漢品出行樂濟普州廣

而他却給美國的報紙改換為一個「秘密的蘇聯特務了」。在談到我的訪問美國時，「時代」週刊曾發表著說：「他享受到一種美國記者在莫斯科夢寐以求而不得的自由。」

美國的人民都是仁慈而動情的；他們並不希望戰爭。在目前這國家是富強的，尤其是與俄戰爭蹂躪的歐洲相較。在特律，汽車工廠正在以最高速度生產，可是這不能滿足所有未來顧客的要求。人們已把氣冰箱、真空掃除器與無線電訂購一空。美國並沒有感受到戰爭的威脅；一個歐洲人認為無所謂的不便，在美國國會被認為莫大的罪惡。到處都爆發罷工風潮；工人正在爭取增加工資以求追上高漲的生活費。復員的服役人員都已回國。這國家使人回想起新宅落成宴會或開禮。人們正以歡喜的心情想望著明天，明天一定比今天好。他們老早把昨天忘記了，而且他們也根本不關心到後天。如果偶無有一個人停下來想到失業與失業或許會突然降落到他身上，那麼他就立刻把這類的過渡的思想打斷。他們是不肯留心將來的人。很多人曾經由富而貧和由貧而富幾經滄桑。他們抱着一種奇特的命運主義，並以漫不在乎的態度對待一切。他們不認為不幸氣，也不認為戰爭。報紙上關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文章使他們極為義憤。不過這類不滿意來處去的議論，與說教，却在虛心積慮地製造來使一般美國人能對第三次世界大戰不可磨滅的觀念漸漸熟悉。

有一位工業家，他是蘇維埃聯邦的死對頭，曾這樣對我說：「我們不預備打仗。威脅我們的不是蘇聯外交政策，而是它的將來。生活

標準提得太高。」

地方的法西斯主義者已經抬頭。他們正在打擊進步，打擊羅斯福政策的遺跡，打擊進步的智識份子，打擊工人。三K黨已經復活。南方民主黨人，奴隸制度的黨羽，已經採取不服從的態度，並在公開叛離他們最近的路線。昨日的孤立主義者正在要求干涉歐洲的事情。右翼份子正在大舉準備即將到來的選舉，而且我們還得承認，這兒的法西斯主義正不惜餘力地在準備一次反擊。

許多法西斯主義者還期待著他們的雖然被擊潰但仍仍活著的德國弟兄。德美共和聯盟（主席是一個叫彼得斯。莫格的人）正在要求做總統。莫格的人正在要求個杜魯門總統「停止在德國擁護國社黨的六百萬黨員」。桑地哥的報紙與芝加哥的拓新新聞社正以全力在復興希特勒主義。

這兒已經化作了大批的錢想把南斯拉夫的賣國賊米海洛維契從死刑中救出來嗎？或是告辭，波蘭的劍子手領袖波爾將軍在這兒受到榮譽的看待嗎？

我已經遇到這一個難題的陰謀。但我並不相信這個陰謀會有任何的成功。真的，一般美國人在政治上既不成熟，對歐洲亦缺乏了解。但是他却有一個健全的回顧和一個健全的心。他並不一定受過很好的教育，他受種族偏見的毒害，他天真地崇拜金錢——雖然他在教堂裏聆聽牧師誦讀對牛的禮拜。或者他是太過於自信。但他却不是一個壞人，當然更不是一個笨人。美國正在成長中；這我不是說昨天，而是指它的人民。被蹂躪地稱為「進步」的人，早年都在加多。這些

人為黑人呼籲人權，護衛僑民與僑善，這正對僑胞的支持，要求去絕德國國內及德國以外的法西斯主義。容或這些人僅是一個少數，但他們却是一個思想的，戰鬥的與追求真理的少數，這些人知道，要拯救美國，並不在於使俄國人沒有飯碗，而在於使每個美國人，除了有飯碗之外，還必須有深遠的思想與真實的感情。

美國人是有着異常充沛的青春與健康的。此外，他們目前正有很多歐洲人在向他們獻媚，渴望得到他們的借款、種子、與糧食。而美國人自己又是對喜劇的！判斷與譴責。這個偉大的人民有偉大的力量與偉大的意志。它的歷史也必然是和它相稱的。（完）

編主翔行衛
報週衆大
刊週的步進最
社址黃漢
里一號彩戲漢
優八訂直
待折閱接

· 生 新 ·
社 誼 聯
三 座 茶 樂 音 三
號 五 路 美 琪 陳 口 漢

（按自第六面）

（二）我相信，任何有民族觀念現代思想的人，都希望中國今日為大家祖國的富強資本，特別是其中以公家或國家名義經營的那一部分資本，能如實的成為「國家資本」。但依據我們上面的分析，國家資本不是一定存在於真空中的東西，它必定有一定的社會基礎。我們希望它成為蘇聯式的，努力我們的社會生產關係已經是典型資本主義式的。我們把自己的社會生產關係，苦苦的維持在資本初期階段，即「要富」我們的國營事業乃至私營事業不富資本化，那是可能的麼？因此，（三）對於目前政府把許多公營事業零碎拍賣給私人經營，儘管那是國內新經濟學者所一致主張的，但我却不是無條件的贊許。假使我們落後的社會生產關係，能相當的予以變革，假使今日存在於經濟上的專制主義，官僚主義與封建主義，能相當的受到限制，則任何形態的社會化國有的事業，倒毋寧是可以鼓勵的。

歸結一句話：允許官營資本發達的社會生產組織，斷乎不能同時又允許國家資本的發達。在一種社會經濟體制下，國家資本可以轉化為資本資本，在另一種社會經濟體制下，官營資本也可以轉化為國家資本。

經濟科學這樣告訴我們的：官營資本與國家資本不能並存。

（摘自「時與文」）

君如愛讀本刊請即直接訂閱 如已訂閱，請介紹你的親友。

詩經裏的戀愛篇

(特稿) 吳日強

在一部詩經中，占着很重要的地位的周南召南之風詩，爲它作序和作傳的人，不是說它好，便是說它化行俗美。這一種話，曾經瞞過幾千年來萬萬人的心，直到最近，才有人看破了其中的奧秘，認爲這裏的詩篇，都是當時男女愛戀的寫實。然而他們還是傳統的說說罷了，並沒有作過詳細的探討，茲爲判明周南召南的浮薄，特將這裏的詩篇，着實解讀出來。

周南之首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芣之，窈窕淑女，鼓樂之。」

這分明是敘述一個男子單戀某女子，寤寐追求，追求不到，「輾轉反側」，「早夜思所以服之」。這個戀情的男子，並且想到他把她某女子追求到手之後，像玩弄柔弱的荇菜一樣，左右由人，當他們結婚的時候，是多麼快樂啊！但是我相信有人要問，假使真的如筆者所說，這一篇詩是一個男子單相思的呻吟，那非沒有不得的價值，何以孔子刪詩時，不把它刪掉，反置之卷首？這當然是，美「文王生有聖德，又得聖女淑成以爲之匹」的。我們如此：第一須知孔子刪詩之說，原係司馬遷作孔子世家論語語記孔子自述「吾自衛返魯，然後樂正，

其嗣漢之，廢矣，不可沐思，江之沐矣，不可方思。

所謂齊木，當是取野高門第的。後二章說到的馬和駒，假如不是大戶人家，那裏會有這樣的奇物。本來一馬一駒，算不了什麼，但是要知那時普通民衆，他們祇有自己一身之勞動外，別無所有，因爲他們都是農奴呀！以高貴的女子，當出過門，開遊江漢之間，行爲疏放，安得不有無事發生。所以當她們出遊時，就有些輕薄兒，譁準了她們，想到她們的身邊打主意。然而這些輕薄兒自度身份太低，是不可以追求得到的，於是乎就漢水而興嘆哩。朱熹說：「文王之化，自近而遠，先及於江漢之間，而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故其出遊之女，人望見而知其端莊靜一，非復前日之可求矣，因以喬木起興，江漢爲比，而反復詠嘆之。」這些話是故意粉飾太平的，既然文王之化，有以變其淫亂之俗，怎麼會這些少女仍舊開遊江漢之間呢，讀者不可不要被他哄住了。

男子追求女人，當時相當成風，而女子想念男人的也比皆是。汝墳篇云：「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惻如調飢。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既見君子，不我遐棄。刺魚尾，玉室如燧，難則如燧，父母孔道。」

此外卷耳篇及召南的草蟲篇和履其蕪篇，與這篇的情調大致相同，意思是說有些女人，當她沒有看見她所想念的人兒，感嘆悲傷中心如調飢，及既看見他，心里就了。固然她們所想念的君子，或者是她的正式丈夫，但是她們一踏上汝水的堤防，一爬到南山之上，就

西藏男女怎樣戀愛？

丁士奇

(一) 男女生活

永遠在自由豪放戀愛的氣氛裏

進入西藏的第二天早晨，劈面便看見兩個童民指着一個姑娘在接吻，旁邊兩個婦女却又揀着一個男子在復命的打，她們格格地笑着，另外山坡上，還站着五個女子拍手叫囂。山谷流水，掩蓋住林林的鳥語，翠鬱的雲霧，迅速退到山外裏，塞上的風景，猶如在世外的桃源。

在藏區居住了一年後，藏民男女之間，記者曾得到了一個清楚的概念，現就所知，略作介紹！

(二) 藏女誕生

有如內地人弄璋之喜

一個藏女的誕生，在藏民看來，是足夠欣慰的一件事，因爲藏民以女子爲家族的繼承，所以生下男子，反倒覺得沒有什麼了不起。

藏女在未到成年之前，家庭裏受着父母特別苛待，她至少要比她的兄弟們受父母更多的愛。父母用親密的口吻叫她「夕暮」，(藏語：姑娘之意)，她亦用親切的口吻稱父母「阿大滴尼」(藏語：親愛的媽媽呀)「阿大滴尼」(藏語：親愛的爸爸)；頭上梳了三條小辮，腰後繫粗的一條，掛着半寸寬，鑲彩色布料的腰帶，帶子上鑲些小形銀幣，吊帶下連四寸寬，尺半長鑲紅布的另一條長帶(帶長短可以按身長更換)，帶上鑲銅片，藏民稱「埋弄」，紅色小皮靴，紅絨絨衣。每天擱上蒼藍，紫藍，爬山越野，出入柴溝山林，檢拾牛糞，尋找柴草，有時，毫無忌憚地和男孩子們混在一起，她接觸社會學習工作。

(三) 上頭大典

會引起她的快樂與惆悵

她的芳齡到了十六七歲，一個重要的大典，必需舉行「上頭」，「上頭」藏語稱「夾納」，其意義說，是個女孩子已經到了成人的年齡，和內地人「女人歸嫁」的意義一樣。

上頭的時間，是每年的正月初三，這一天裏，許多上頭的姑娘，脫下她們日常穿着的飯褲衣袋，換上華麗的水獺皮絨質衣服，變成了那親戚讚美的少婦。「上頭」的前天晚上，她的父母姐妹們便給她梳洗頭髮，將三根小辮，編成百零八根細辮，辮端接上牛毛繩，繩端連着「勒」，吊上銀元，背辮上以寶富之別，分掛珊瑚珠，與銀元兩項；脚穿黑絨長靴，頭戴狐皮紅帽，腰繫紅黃絲帶，耳環，戒指，可以說叮叮噹噹，風韻決不同於往日，所以藏民亦說：「人活衣服，姑娘去。」

坦白初三的早晨，姑娘跟着九個年齡較輕的女孩子，向鄰家親戚去叩

文藝欄

生命 (特譯稿)

蘇聯皮·巴夫倫哥著
陳子由譯

本篇自一九四二年莫斯科各國文印書局出版中。事實是蘇德戰爭的戰時背景。譯者很希望勝利的中國，也會有如此的短篇，正如勝利的偉大的蘇聯一樣。譯者識。

她同她的四歲大的男孩正從街上走過。兩輛停在兩條馬路交界的街角將路攔住了。——她等候牠們過去。

忽然間，這個小人歡喜得發抖，從他母親那裏掙脫，到那輛備開動的街車的前面那條街的右手去。

他母親驚慌地叫了，令兩個車手不得不同時去準備他們的制動機。在車上的人們都往外看，看那些接吻的人，然後垂了頭注視車的輪子。

「你的母親在這裏！」女人叫了出來，那聲音四面八方都聽得見。她實在是有點發瘋了。

她長住地從兩車之間的空隙急過去，叫道：「喬亞，喬亞！一刻之間，她的形貌變了，無能而戰慄。她不一會兒，拭拭臉上往下流的汗，一手解開喉間的紐扣，搖搖頭，張開眼睛，四望周圍的人。

「那個是……的孩子麼？看呀，一個軍人纏住了他。他好像是受了傷……」

「在那裏？在那裏？」她照他們所排的方向急急的走過去。

一個高大個子的空軍，白頭至腳滿被了灰塵，就像全身穿了一套灰色的制服似的與喬亞正在街上走，抱住他並吻他。孩子喜得發笑了，用手拉那軍人的耳朵。他無論從甚麼地方看去，都未受傷，像在手腕上遊戲。

「軍人同志！你不是精神發了狂麼？我的軍人同志！孩子的母親跟着軍人後面叫了。但是他仍舊走他的路，一個字也沒有聽得見。

「喬亞，我的小孩！」她不拘束慌忽在發怒。「小鬼！怎樣到這裏來的呢？」

「孩子正在和軍人講許多話。」

「你好大膽！」那母親用手臂扭住那空軍，她幾乎急得要倒下來了。

「你從甚麼地方騙取我們的孩子？他幾乎叫了。『你這行為太惡毒了！我們一齊去——我——喊憲兵了！』」

這個空軍不經意地看了她一下。「你要做甚麼？」他問那女人

「你從甚麼地方騙取我的孩子？這行為太惡毒了！」

「你的孩子麼？他是我的兒子。」

「誰的兒子？你怎麼了？喬亞？」

「是……你的，爸爸！——小人伸出了一支手回答着，且說：『但她是媽媽。』」

「誰的媽媽？何處是你的媽媽？」

「我的真正的媽媽是在墳墓裏，喬亞解釋着說。德國人，當他們來了的時候，用槍打死了她，我的嘴裏塞了用手把我遮住，以後我沒有看見她……」

「那是的，喬亞，那是的。」那父親驚縮地呼吸了一口。然後轉向那個女人說：「所以你把他取來麼？是很久以前的事麼？」

「到你自己那裏？」

「爲什麼？自然，到我自己那裏。」她畏怯地朝那小孩站著的方向搖搖頭。

「很好，來罷。實在的，我看起來像一場夢。……而我現在是在這在這樣一種……的環境裏……但不再想了。」

「那再沒有甚麼事了……這條路……喬亞，你的手呢？指指你的鼻子……往右走走……但是你不能夠，而且你也不必，你現在還沒有能力朝着法律的反面走。」

那空軍再沒有說甚麼。女人跟着他後面走，一副待罪的神態是捉住了的紅軍的罪人，馬上就要解到牢獄裏去受重刑一樣。

他們真不記得他們怎樣到這裏來的。

那是一個極小的房子，設備得很簡陋，一只沙發，一只小椅子，一只油燈子，牆的一角，放了一口小旅行袋。

那空軍把小袋放在地板上。「很好，我們可以作一種『我介紹了。我是馬且爾漢漢烈夫。』」

美遊日記 馮玉祥

晚上交際圈裏跳起舞來了。有幾位墨種的朋友還着琵琶；那琵琶和我們中國的不同，但也是一種「布隆」的響着。還有幾位女先生，拿着手風琴，抖動着身體，有眼有神的奏着。那幾位墨種朋友，一邊奏樂，一邊唱歌，看他們的光景，很快樂，很高興，好像毫無一點憂慮。我看見他們這種快樂的情形，就想解放黑奴的林肯大總統。林肯那樣的偉大，眼光遠大，那樣的主張，實行平等，實在是在年月愈久，愈見其光輝而偉大，愈使人類永遠紀念他，崇拜他。雖然現在在美國，白種人和黑種人還存在着種種的歧異，可是，有了林肯那無邊無涯的偉大的呼籲，焉知道不再有三二個第四個林肯出來呢？

這記得民國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的晚上，我住在北平南苑，同一位美國朋友格林先生在我的陸軍檢閱使署裏過聖誕節。這一夜，我們還吃了一頓自造的冰淇淋。這是我第一次吃的名詞：「民有，民治，民享」。七年以前，美國陸軍部長史梯文先生給我寫來一封信，寄了一張郵票給我，那是印的第九次聯合印林肯和國父的像的郵票，像下面寫着中文和英文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字樣。後來我在四川江津縣辦了育立堂藥學校，把我那寶貴的郵

票……

「我的名字是洛格爾米克，我希望會到那。我希望我們之間再沒有其會。」

「那家我們已往有甚麼會？」他以驚訝的神情發問，說時帶着幾分莊嚴，他的女人對於他則表示不大歡悅。

她是一個平常的個子，比較瘦，一副嚴厲的面孔，四圍的膚皮把她變壞了，具一副不經意的表情，悲哀，煩悶，失望在那上面找得出來。

她的長髮兩兩的披在她的頭部，帶着灰色。

她的眼睛是瘦削的，兩臂變得瘦了，一病貧血病患者。

「坐下，請！請！請！」他說，「我對好的事情已往的事情，我沒有多的時間。」

「你對好的事情已往的事情，我沒有多的時間。」

「那女人正在這的時候，馬米爾心裏正想到如何去與她為難，提出條件來，要求她離婚。」

「不，讓我們先談話。」在說話之間，她一溜就到隔壁，把那裏傳來的聲音，通通關在門外，那上面一定放得有一支煙。

「我是當年在列那格勒的，」洛格爾米克說，「我的丈夫是在正午被殺的，事情就發生在眼前。我是一個軍人出來的，這對於我是一個打擊，我竟不知道怎樣可能去活命。在我過去的身旁有許多的人，他們的寶貴的生命是曾經與我相像的，我於是決心想擊一個孩子出來繼承我，於是那是太多了，結果我是一個月沒日找得着。我看見多多的孩子像我的丈夫，在我見

到的一個月中，那些可愛的小面孔時時在變，最後我取到了他而且他的名字像我的丈夫，當我初次見到那兒的時候，他就立刻實現了我所需要看到的我自己的孩子。」

「但是他不是孤兒，」馬米爾說，「那是一種弄誤。」

「是的，爸爸，我是一個孤兒，」洛格爾米克說，「我是一個孤兒，」

從坐在那裏的小孩看來，面色蒼白，皮膚外表面凸出來一根一根的血管，假如說要去分析他的生命的話，的確是如此。

「關於這個孤兒我告訴你的話，」洛格爾米克說，「我告訴你的話，」

而且我就是紅軍司令官的寡婦，」

她一副低而且歡悅的聲音說，一面去聽洛格爾米克所說他想到那兒去，地具有智慧的光輝，但是過於聰明，無論如何是比較前的女人要強壯，這女人他再也看不到了，她是他的妻子而且他的生命，他的希望他的快樂，一切都有限了。

他對於她的死看如自己的生命的一部份的損失，同時是覺得帶感傷性，對於前途沒有甚麼希望，他的快樂一切都有有限了。

一個鄰人端了一個大盤子進來，裏面放了兩杯茶同一碟果醬。洛格爾米克不小心地拿了一只杯子，然後放進兩匙果醬到茶裏面去，但是立刻發現了自己的錯誤。

「爸爸，爸爸，你在做甚麼？」洛格爾米克說，「你在做甚麼？」

「你是這樣的做慢麼？」洛格爾米克說，「你從來沒有做過的事情，過份專心，用兩支手鼓起掌來。」

「媽媽她再也不給你甚麼了！你難道不知道應當將果醬塗在麵包上面麼？」

他父親笑着搖搖頭。

「但是我不會將我的腳放在茶林裏面呵！我現在看起來像一個外行，慚愧，我再也不那麼做了。但是我要求你也放一點到你茶杯裏去，洛格爾米克。」

「我不做那件錯事情，」洛格爾米克說，「我要先吃茶湯然後再用麵包。」

「你還沒有仔細聽我的話，」洛格爾米克說，「她的口音帶着俄國的那樣，你聽聽，你聽聽我的兒子。」

比做你的兒子好，在法律方面他是我的兒子，我愛他。」

「自然他是尼哥拉漢漢夫。」

馬米爾站了起來開始在房中踱步。

「這裏是如魔的夢境，」他說，「我們在這裏做甚麼事情呢？我們要立刻決定，我們要趕快決定。第一我要給你熱忱的感謝對於我孩子的善視。你想不出我的感謝是怎樣到了這個無家的浪子，我已經不知道我應當怎樣做。實在的，那過去該是不幸的災禍，戰後我們回家將要有甚麼好做呢？」

「你不必想到那些事情，」洛格爾米克說，「我想以後我們當要決定做一樁事情使這個孩子足自立而不失落。」

「孩子沒有這樣被熱愛過。在他穿的一件破小衣上面穿了一件大的外衣，看起來令人煩惱得可怕。他不知道他的運命就是如此決定的，而且，他又害怕成人們所做的事情沒有確定的路。」

馬米爾重重地嘆息了一下。

「你的收入有多少？」

「我收不出我的苦衷來。」

洛格爾米克有些平靜了。

「關於那布怎樣呢？往後要比現在更難呵！」

「他所有也就夠了，而且現在不是用奢侈品的時候。也將要開始不做規矩事了，而是一個很正當的孩子。」

「我要放大，燒成二寸五分三角形的款式樣，一邊是林肯的像，一邊是國父的像。一方面自己做個紀念，一方面也可以贈給朋友，我送了五六十枝給蔣先生，為他好送給回國去的美國友人。我很希望那種郵票，那種郵票，我們全國同胞每人都有，一枚，以資紀念中美兩國偉大的人物；但這郵票，什麼時候才能實現呢？」

九月十一日

今天滿洲還是不小，只因大家都有了一個希望，就是再過兩天就可到舊金山了，所以那歡喜高興起來，在半夜走來走去，期待着那一天。

見着歐陽學校教育長楊守紳先生，本是熟朋友。他與我的老友傅德貴是他三期的同學。他這次到美國是考察美國的政體現狀，並且美國國顧問團在南京建設，找他到美國去選購幾千匹好的馬。我說，那我在外家，看見六七十位十四五歲的蒙古少年到德國去，一部份學醫生，一部份學獸醫。我問為什麼派許多人學獸醫？回答說蒙古人民的財產就是馬牛羊驢駝等，每月肉稅，一死幾萬頭，損失甚巨。所以把這事看得非常道要。我國西北一帶每年牲畜死亡無法估計，人民束手無策。我勉勵他說：「你這次到美國去，責任重大。你去看看人家是怎樣辦的，回來必有很大的收穫。」

談到馬種，他講青海的「伊犁馬子」，一年比一年少了。那是很好的馬種。體格強壯，樣子也好。現不想着把我們的馬種改良，所以特意向外國去選購。關於改良馬種，我知道民國十年左右，北京陸

富那街車停了，馬米爾抱住他的兒來吻他，從面部，頭子，直至他的臂膀。

「去愛多特，安特洛希雷，做他教你的事情。」他說。

「誰教你這樣說的？」孩子問着。

「媽……媽……」

「我很愛她的，你呢？」

安特洛希雷，當覺得首白了，而她的身子本能地越站越遠。

「喬亞，親愛的，她……」

地說，「告訴爸爸寫信給你。」

「爸爸，你要寫信給我們嗎，你允許麼？」

「是的，自然，你也要寫信給我的。」

我的。喬亞，但是你要做一個好好的誠實的孩子。」

「媽媽將要寫信給你，而我也要給你寫點甚麼。」

「好的，一切的事情謝謝你……沒有甚麼留戀了。別了，安特洛希雷。」他第一次用僅有的正當眼光去看她。

「但是你爲甚麼不去吻媽媽？你吻的是我，不是媽，爲甚麼？」

「媽……媽……」

有人肩膀，很快的用嘴唇去觸她那前額。

「多謝，親愛的，我心裏實實在在感謝你。」

他跳進了街車，雖然車內有很多的空隙，但是他站在站板上回頭你很久，站立在街上的是看並不認識的瘦弱的小孩子，與她身旁的小孩了。

兩學者 曹聚仁

戰爭中產生的新人物，「司機」要算是最發達的一類，曾有一「滾地龍」的神號。設場市中，飲食，衣着，飾物，凡是供司機享受的，都是上品。某茶館，曾以「這是司機老許吃的一一」誇誇人，一時傳爲笑談。這樣的人物，曾在文藝作品中出現，如軍術先生的法西斯細雨，那些從香港逃到桂林的人物，只有汽車未出身的最得發。里巷傳說

投機主義

一文

當抗戰新接近勝利的時候，文藝界却發現了一種要不得的傾向；那就是某幾個作家走進了投機的圈子，而作品的格調又是低得可憐的。

這說明了什麼？說了某幾個作家自己在鑽研自己的文藝生命。如果他們已經過了一段輝煌的創作歷程，最後因爲困於利慾，相繼淪落；（實在可憐得很，他們以爲寫色情可以賣錢，於是好幾位都寫起來了。）迎合低級，無微不至。那以前的路便尋白走了。

更糟的是這類作品對於整個文藝運動可能發生一種很壞的影響，而這種影響，直接與讀者有關。讀者讀過這類東西，往往會沉迷於荒淫或者竟根本學會了書中人物一般無恥。

問題的確有這般嚴重。雖然這只是少數的作家。但這些東西實在太不像話了，例子是很多的，然而不要都公開揭出呢？我覺得還是揭出的好。

其實到目前爲止，也很少有人不知道這類東西都離不開色情文學的範圍。性場面的描寫份過鋪張露骨，其猥褻比性史更廣；而處理性場面又故意的弄得有聲有色，恐怕連張說生博士也要佩服的。色情文學的出現，一方面固然降低了文藝水平，另一方面，却明白告訴我們，作家的道德水準降低到了什麼程度。

文學的功用是什麼？這幾乎是一種常識，一個作家不會連這一點常識都沒有，然而色情文學偏出現了，這似乎是常識以外的事情。但文學不是商業，想在文學上投機，而擱下的資本，却是可憐的心血，賺到手的又是什麼呢？不過是一點可憐的版稅和稿費而已。

讀者要的是文學的維他命，不是文學的渣滓。

今天我們要批評，甚至不客氣地打擊這種文學上的投機主義，在文藝界，這是一種要不得的傾向。

（文匯報）

天星音樂茶室

以新的態創設！

完美夏令設備

唯一消遣勝地

每日音樂下午三時起

地址中央電影院隔壁

或許如油加醋，極多渲染之處，可是筆者所親聞親見者，比傳說還富有傳奇風趣，楊成功先生，海內第一流學者，身任皖贛監察使，政府大員之一；抗戰第三年，使署汽車便已停駛，司機亦停職。有一回，楊氏巡邏漢水，歸宅寧都，其時，浙東廣東戰事正劇，交通阻梗，氏亦帶備軍部。一日，有頭忽瞥見衣服華麗，氣度軒昂者與之招呼，仔細細看，原來正是解了職的司機。其人適有卡車三輛，財物無遺，也正是活動的人物；楊氏倒趁了其人的卡車，同到了寧都。一事也。

某教授，以專攻數理著名，洛陽淪陷，輾轉流離，由豫入秦。途中幸賴一同鄉經濟援助，始得到達西安；其人也正是走了紅運的司機。教授感賦一絕句云：「十年窗下ABC，方得三角與積微；如今淪落長安道，海不當年學司機；」此又一事也。

偶讀尉遲南楚新聞，記陳昭緯（唐末文人）經黃巢之亂。流離道途，往來絕糧，途中一蕪義舉工，邀之飲食，其爲豐美。昭緯賦詩謝之曰：「一蕪能養數十根，我輩中更有紅蓮，早知文字多辛苦，海不當初學治蕪。」書生窮途的感慨，今古直是相同的。

就立下了個志願，這一輩子決不受人幫助。所以你的錢，我也不能收，就待還還，謝謝。」

看看這孩子的精神，多麼令人佩服啊！我無法可施，就拿那筆錢造了一座活動的木頭禮拜堂，我在那裏居住，就把那木頭禮拜堂在那裏，定時，把一件件的木料折開，一同運到別地去。這堂名爲思羅堂，專爲紀念羅大夫的。

我談完了這一改故事，幾位朋友十分感動，從他們的表情上面，我可以看出來。

午後八點鐘，朱憲澄先生用英語講演，題爲「世界公民運動」。他先把我寫給他的「友天下賢士，讀古今好書」等兩副對子懸在牆上，而後登台講演。大意是：一個村裏的人，與他村裏事，不把責任全推在村長身上，這是一個村公民。全村人如此，這個村子的事情一定符合理想，一定可以辦得好。一村如此，一鎮，一州，一省，一國也是如此；必須有國民，而後鎮事方可辦好，必須有州公民，而後州事可好；必須有省公民，而後國家公事，而後國家事乃可好。這道理這非常淺顯明白的，既然如此，我們處在今日的世界時代，就當深深認識世界公民的重要。我們不當把全世界人類的大學，全推在幾個外交家與國家首領身上，我們應當不分國籍，不分種族，不分語言與宗教，大家聯合起來，作世界的公民，爲全世界人類謀共同的安全與幸福。

朱先生的英語講演，口齒清晰，層次分明，很扼要，很有力量。最後主席叫我站起來說話。（待續）

國營招商局

發 展 中 國 航 運 促 進 世 界 貿 易

總 局 ； 上 海 廣 東 路 二 十 號

漢 口 分 局 ； 民 生 路 招 商 碼 頭 電 話 三 三 三 三

各 地 分 局 ； 重 慶 宜 昌 漢 口 九 江 燕 湖 汕 頭 廈 門

北 台 青 島 天 津 南 京 廣 州 香 港 甯 波 海 口

辦 事 處 ； 萬 縣 沙 市 安 慶 長 沙 常 德 鎮 江 溫 州

福 州 基 隆 高 雄 塘 沽 秦 皇 島 葫 蘆 島

民生實業公司

乘 本 公 司 輪 船 清 潔 舒 適 迅 速 安 全

宗 旨 ； 輔 助 社 會 便 利 人 羣 開 發 產 業

總 公 司 ； 重 慶 第 一 模 範 市 場 電 話 四 一 三 〇 六

漢 口 分 公 司 ； 漢 口 江 漢 路 電 話 二 〇 八 一

各 地 分 公 司 ； 上 海 宜 昌 萬 縣 漢 口

辦 事 處 ； 南 京 沙 市 忠 縣 涪 陵 長 壽 江 津 瀘 縣 宜 賓

樂 山 合 川 北 碚 成 都 香 港 北 台 天 津

三北輪埠公司

航 行 南 北 洋 線 · 長 江 線 堆 棧 各 處 均 有 設 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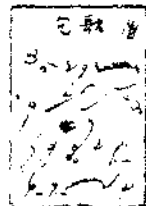
總 公 司 ； 上 海 廣 東 路 九 十 三 號 電 話 一 二 九 〇

漢 口 分 公 司 ； 漢 口 沿 江 大 道 一 二 三 號 電 話 三 三 〇

各 地 分 公 司 ； 天 津 青 島 福 州 甯 波 香 港 南 京 九 江 沙 市 重 慶 長 沙 宜 昌 漢 口 安 慶 湖 燕

亞偉速記學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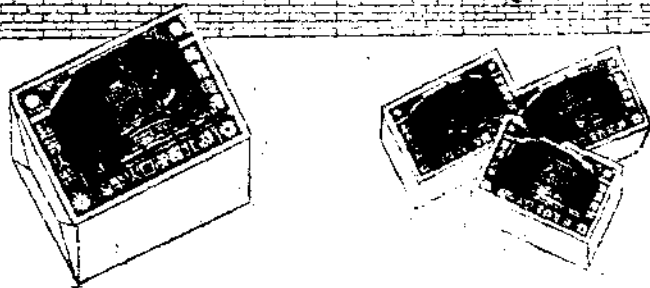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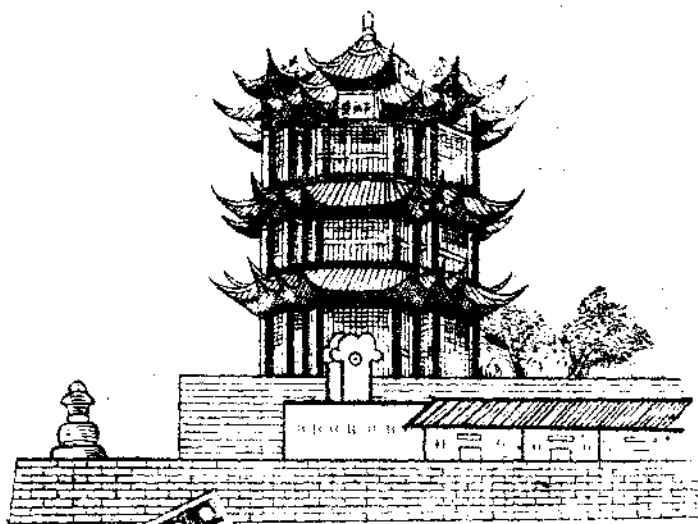
函授部
免費招生



本校是現代的科學，由專家大，人人不可不學。本校特設現代的新科學，由專家大，人人不可不學。本校特設現代的新科學，由專家大，人人不可不學。本校特設現代的新科學，由專家大，人人不可不學。

黃鶴樓牌

特製 超等 安全 火柴



新法配製 研究成功 根根有效 觀燐耐久 價廉物美 欲購從速

湖北省漢口火柴廠
廠址：大智門鐵路外

讀者

第三卷 第五期

三十六年五月廿六日出版

（每逢月之一日十六日出版）

主編 張四雲

社址 漢口交通路卅八號

發行所 讀者出版社

上海 廣東路常德路口

七四〇弄二號

各地經售處

- 南京 天地出版社
- 上海 五洲書報社
- 重慶 中國文化服務社
- 北平 東四西橋胡同四號
- 香港 明報出版社
- 廣州 南光書局
- 成都 復興書局
- 西安 西京日報社
- 昆明 正義社
- 長春 中央通訊社
- 青島 勝利出版公司
- 萬縣 新生書局
- 長沙 大公報分館
- 南昌 新報書局
- 貴陽 文風書局
- 宜昌 武漢日報社